

## 仁宗昭皇帝宝训序

朕惟帝王治天下仁恤苍生为祈天永命之本是之谓成德制礼乐法度为维持之具以传子孙是之谓成宪继统序者钦承之以求无爽于成德无愆于成宪用保天下国家于悠久是之谓继述越古稽昔夏商周之世禹汤文武肇于前皆有贤子孙绍于后历世绵永其效可见

天佑国家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峻德成功贻范于后者至矣盛矣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仁厚温恭之德当国家亨嘉之运缉熙

圣学帝王之心法经纶参赞之道咸贯而一之用光前烈迪后

昆所以嘉惠臣民者咸出

至诚惻怛之心期年之间

深仁厚泽浹于下足以隆国家之治于永远朕承大位谨命儒臣纪之国典复辑嘉谟为宝训六卷祈四十一类凡百九十八条盖敬天勤民之心制治保邦之道备于是矣朕惟

祖宗洪业创造之难继守之不易夙夜兢兢虑弗克负荷肆于

训典是承是式且欲后之子孙咸承式焉庶其永保祖宗之付

托于悠久也谨为之序云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日

仁宗昭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遇冬不雪敕公侯伯五府都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曰朕以眇躬托于臣民之上忧悯元元勤于夙夜而自今迄冬时雪不降来年无遂吾农柰何夫二气之乖由朕德凉薄大臣与国同体燮理之助诚有赖焉朕方惕厉自省卿等亦懋脩乃职用赞辅予庶以导召和气康济兆民夫爱民惟诚可以动天愿共勉之钦哉毋忽

○丙戌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

上初得此书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尝敢忘此书言简理当左右辅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

上亲制序曰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脩则休徵应失则咎徵应天人感应之

机神矣惟天心仁爱人君常示变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于所警皆有惕厉脩省之诚未尝忽也此编明于天人之际审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动静云为恒慎诸此股股大臣与国同体欣戚相均今各以赐之非惟使达夫吉凶之几亦庶几其燮理之助云

圣孝

上为世子时

太宗皇帝举兵靖难奉命居守旦暮督治守备及御敌之具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过勤为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岂为子安逸时且根本之地敌人所必趋者岂宜不为豫备而凡有所施为必禀命

仁孝皇后乃行

○永乐十一年七月庚子千秋节时

上监国南京先日礼部请行庆贺礼

上曰

车驾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礼乃可受群臣礼耶其止之自是千秋节遇车驾巡狩并免礼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丙寅

上为皇太子过凤阳谒祭

皇陵毕周步陵旁望

仁祖纯皇帝所遗石农器顾侍郎张本学士杨士奇曰国家帝业所自也徘徊久而后退既退陵下耆老进谒悉赐酒馔慰劳之有知

太祖龙兴时事者留从容与语至夕加赐优厚已而顾士奇等叹曰知当时事者益鲜矣盖

上重

祖宗事率如此

○永乐十九年正月辛卯

上为皇太子初至北京礼部尚书吕震言于

上曰殿下前在南京数遣中官进保进奏牒每至輒有殿下过失上闻而皆其妄言今宜疏此人

上曰过失吾岂能无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于此人计较耶卒寘之

○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上为皇太子闻内侍黄俨江保数造危语譖之

太宗皆不听

上召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至文华殿语之故因叹曰天可欺乎非赖

至尊圣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对曰殿下益宜自处尽道

上曰尽心子职而已他有何道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丙寅敕谕礼部臣曰

皇考大行皇帝圣德神功追配

太祖统御天下二十余年恩德在民万世永赖

皇妣仁孝皇后母仪四海寅奉

宗庙协隆化理而尊号未上无以称朕孝思及天下臣民尊仰不忘之心其与群臣  
定议请谥于南郊

○九月癸未礼部尚书兼太常寺卿吕震奏

太宗皇帝遗命丧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仿汉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请

上释衰服服乌纱冠素服黑角带临朝

上不听命与六部都察院详议以闻震与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带群臣皆从君服

上曰

梓宫在殡朕何忍遽□处易自是临朝素冠麻衣麻经朝退仍衰服

○十一月庚辰

上谓侍臣曰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后世为  
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朕十余岁侍

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更改易而后成书是时秦晋周世子皆在

太祖闲暇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  
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礼监  
刊印将赐诸子及弟侄侍臣对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己丑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奏冬至节请御正殿受贺

上曰

梓宫在殡山陵未终因时兴慕哀恻愈切庆贺之礼岂所宜言敕免贺

○洪熙元年正月壬午敕礼部太常寺臣曰钦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上天肇兴皇业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兴

宗社再奠寰区

圣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范万世如敕奉行

教皇太子

○洪熙元年二月壬子

上谕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曰东宫开讲筵盖欲皇太子日闻正道养成德性讲官当以大经大法进说其前史所载非圣贤之道无益于治者勿言

○四月丙午赐皇太子图书并书谕曰朕惟祖孙父子于天伦最重是以祖之于孙父之于子其亲爱天下莫加焉亲爱之而期以富贵寿康盖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以长保富贵寿康之道以期之者圣人之心也尔朕嫡长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长孙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钟爱鞠育提训朝夕膝下诚以尔为远大之器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随事垂训皆圣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经恩德广厚譬诸天地之化岂易名言乃永乐甲辰之春亲征北虏车驾将发子孙咸在

天颜穆清顾尔谓朕曰古之令主于盘盂剑几皆有铭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于中正况为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为宝押师还制以赐之俾之自勉逮六师凯旋不幸

皇考宾天朕已承

遗命正大统册尔为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系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钦承惟中兴正为德之本谨遵

皇考成志制为宝押以授尔其< ㊦ 懋心 > 敬之哉中正体用一也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天下万善皆原于此隆古帝王传授之要皆在于此人以中正存诸内则发于喜怒哀乐无非道也以中正施诸行则形于动静云为无非德也而于君人者之施盖又广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于内不慎其发哉故以中正诚身则身尊以中正治家则家齐惟中正之人是亲则君子益进小人益远惟中正之言是听则善道日闻而谗谄日退行赏以中正则恩不滥而人皆< ㊦ 懋心 > 功行罚以中正则刑不滥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则治道可成而俗化可兴以中正施命令则万姓服从而四夷效顺君人之道莫此为要尔< ㊦ 懋心 > 敬之其笃念朕

皇考与朕所亲爱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系

宗社生民之望于永远哉

睦亲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增诸王禄米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朕诸叔在者无几诸兄弟惟赵王居京师余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帝王之治莫先亲亲况朕新嗣太位于此尤当加意其加诸王岁禄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万石悉支本色宁府原禄一万石悉支本色庆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万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沈府加米七千石通前万石内本色米六千石余折钞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辽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肃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禄一万石内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余五千石折钞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汉赵二府各加米二万石通前三万石仍岁加钞十万贯晋济熿给米三千石

赐晋济熿书曰念昔与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学讲习又同饮食起居兄弟之怀夙夜惓惓兹特送翼善冠二金箱玳瑁带一龙文袍服纁丝纱罗衣材九袭白金三百两钞六千锭纁丝二十疋表里锦九疋罗二十表里纱二十疋胡椒苏木三千斤厩马二十匹及令户部岁给米三千石用伸亲亲之情

○十一月壬午韩王冲<□□火或>襄陵王冲炆乐平王冲杰各献诗颂

上览毕以示侍臣曰韩王兄弟文词皆有可观亦其资性聪敏务学所致王者之学虽不在文然能留心于此不役志于他斯亦可尚遂赐敕奖谕曰览王诗颂词明理畅足见勤学好文之笃诵之至再嘉叹不已诸弟皆有淳笃明敏之资自今益潜心载籍用志古之贤王使东平河间不得专美前代岂不伟哉赐白金钞币有差

○甲申加各长公主号及岁禄

上谓礼部户部臣曰朕

皇考同气至亲惟诸叔诸姑今诸叔之子皆已册封诸姑在南京朕即位之初虽尝有分赉而名号未加朕心有歉其加宁国长公主及怀庆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阳宝庆七长公主皆为大长公主仍议增其岁禄于是户部礼部议奏增宁国大长公主岁禄米三百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内一千三百石支本色余折钞南康大长公主原禄米一千二百石内九百石支本色余折钞加怀庆大名永嘉含山汝阳宝庆六大长公主各禄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内九百石支本色余折钞从之

○己丑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来朝班朝臣之下

上顾见之谕鸿胪寺臣曰赞侃兄弟虽朕侄然宗亲岂宜过列疎远其令班于驸马都尉之次著为令

○洪熙元年正月庚辰赐汉王高煦袞服皮弁服书曰世子至言贤弟袞服皮弁服皆旧欲易新者今已制完颡人送去相望悬切其善调摄以副同气之怀世子令于此月十二日归并报知之

○三月辛卯遣中官赐汉王高煦袍服材书曰违阔隔岁怀思益深兄弟至亲岂不欲朝暮晤聚共天伦之乐但以藩屏之重未遂斯志顾于同气情当何如想在贤弟心不异此兹以寒暑袍服材九袭专人致意贤弟亮之赐赵王高燧亦如之

○甲午赵王高燧奏王府旧存禄米十二万石在京乞官为运赴彰德

上命户部于彰德附近仓内支粳米十二万石给之赐书答赵王曰贤弟有所欲为义当从但目下军民之困未苏京师输运不足者亦不以劳之念王府日用不可缺已敕户部于彰德附近仓内支粳米十二万石送王府王府之米在京者朝廷留用庶几两便

戒饬宗室

○洪熙元年二月辛酉赐书周王橚曰春和计尊履纳福今宗室诸王男长未婚女长未嫁盖多有之侄虽居忧制斯事固恒在念己令所司预办仪物但丧服一除即为举行今归德卫送至府中内使赵信等为婚礼扰民今悉发回府若有因此事别遣在他处者亦须取回庶免下人之议盖朝廷与王国本出一家礼无大异惟叔

先帝同气最亲于今宗室最长侄叨承天位所望于叔者凡事为诸王表仪侄所行事有过不及亦望匡翼此中心之诚惟叔亮之

○甲子晋王济熿及平阳王美圭互奏争连伯滩田赐书济熿曰得奏田事兄亦检阅

先帝时贤弟及平阳王所奏具见本末今仍遣人往蒲州从寔审视绘图来观贤弟亦令一的当人同往务尽公道庶几将来处置得中古人有言易得者田地难得者兄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兄于贤弟心相好也亲爱之言想惟亮察又遣书谕兄济熿曰前平阳王言连伯滩田虽已与之昨晋王亦言在

先帝时曾奏此事今检阅不为无据已遣人往蒲州从公审视图画来观兄亦宜令平阳王遣一的当人至彼务尽公道庶几将来处置两得其中古人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往事悉可置度外也盖时济熿犹诉诸弟昔所构诬未已云

○四月戊申命华阳王悦燿居武冈州悦燿蜀献王第一子素放肆不顺为父所恶父薨悦燿诬奏蜀长孙友堦悖逆怨诽十数事意在去友堦则王位以次及已敕召友堦廷辨未至而

太宗皇帝晏驾

上即位察知其诬复命友堦嗣蜀王而召悦燿悦燿至犹执奏友堦前过

上厉色曰尔两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况可欺朝廷乎以庶孽而怀夺嫡之志天道果与之乎

宗庙神灵亦祐之乎抵其奏于地叱之下悦燿惶恐退明日复入奏请授护卫指挥千百户子弟及女户官并请以流官为世袭

上曰朝廷之制护卫官当升降者从王具奏郡王安得专之不听已而

上谕侍臣曰鸾梟不可同处矣遂赐书悦耀曰尔与友埇本一气至亲既情义乖违同处必至相处伤湖广武冈州民淳俗厚盖善地也尔往居之岁给尔禄米二千石内一千石支本色余折钞其体朕惇睦之心安意以行仍贮丝罗各十五表里白金二百两钞一万贯敕蜀王友埇令遣人送华阳王家属赴武冈完聚其平日随从之人悉还之然须厚资给以尽事叔之道

严祀礼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甲戌

上为皇太子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庙及学并按察分司廡宇因海风倾塌欲重建之而频年水旱民力不逮见有没入官屋请撤为之

上谕工部臣曰庙祀先师何惜于此而取没入屋材其文庙令有司别采材作之儒学及按察司听撤旧材为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太常寺卿王勉劾奏通政使司通政使尹必用当省牲郊坛而令参议顾谦代行皆属不恭时监察御史方糾必用他事

上曰御史所言特其一时之误情可恕礼莫重于祀

天而省牲不敬岂可复居是职于是必用谦皆下狱

○己巳

上谕礼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悉有旧典主其事者当致虔恭以祈嘉赐福黎庶颇闻天下郡邑应祀坛宇岁久倾垫多不脩治甚非昭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缮凡祭器祠宇并须坚致洁净所用物料悉出公帑毋歛民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时点视违者罪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门文武群臣受誓戒毕

上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则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皆已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与协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执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庶几克享天心风雨顺调年谷丰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钦哉

○四月己未行在太常寺卿杨溥奏牺牲所见畜羊少请给钞遣官于出产之处市买

上曰能爱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岂当惜费比年有司不达大体于市牺牲但准洪武中价值凡物值随时低昂岂有一定之理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而祀神之物独仍旧值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牺牲悉准在京时值给钞往市如于所产之处时值不足则就所在有不系赃罚钞内补给畿内从巡按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监市毋致扰民

仁政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辰

上谕礼部臣曰

皇考临御数诏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养济院比闻率是文具居屋敝坏肉粟布絮不以时给栖栖饥寒而守令恬不留意尔礼部严诫约之令谨视宜施实惠毋致失所

○庚申增京师百官军士月米先是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国家养兵必使平时衣食不乏无嗟怨之意则缓急用之得其力今远戍者劳勤操练者亦少暇守卫者常不得下直间有余丁亦别有差遣不得息在营率妇女幼稚无治生者而月粮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岂能无嗟怨宜如洪武中例月给一石庆曰如此恐百姓馈运不胜其劳

上曰古者寓兵于民一有调发民间骚动今之民平时虽有养兵之劳而调发之际免于荷戈被甲晏然安居田里以此校之未为甚劳庆叩首曰此非愚臣所及遂召户部尚书郭资谕曰往年百官军士初扈从来月给米五斗可贍今都于此此曹多有家属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运输固艰难然京师百官军士艰难尤甚往往守义者困于饥寒玩法者恣无忌惮卿国之大臣独不为远虑哉朕于文武官及军士月米悉欲加给五斗数年太仓储积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资对曰不乏遂命增给

○洪熙元年正月辛巳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马资于国用甚大然尝思之当与民同其利民有即国家之有汉文景时闾巷有马千百为群盖民生乐业庶物咸殖马自蕃息

先帝尝听民间皆畜马然有司急于官马孳息故民不暇于其私今且宽恤之使奉公之外有余力可以及私从容宽暇之久庶几可望民安物阜今后民间畜官马者令二岁纳驹一匹著为令又命大学士杨士奇等曰须以诏书行之

○四月丁卯敕行在户部曰山泽之利当与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采之禁令闻有拔本而取者于古人斧斤以时之义何如宜禁止之

恤民

○永乐七年五月壬申朔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角口羊州安邑县儒学教谕自威言安邑民饥流徙吏不知恤旱伤田稼而科徵不已民实窘困无所诉告其税粮乞折收钞帛庶少苏息之

上览之曰守令民之父母艰难困苦当用心拯救使不失所今艰难如此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岂为民父母之道命户部停徵税粮今巡按监察御史治县官坐视民瘼之罪命吏部曰威为教官养民非其职而能忧民可嘉其以为安邑知县

○永乐八年三月乙亥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右副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启颍州及颍州卫军民缺食请发廩赈贷



上遣人驰谕之曰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从容启请待报汲黯何如人也亟发仓赈之勿缓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己丑

上为皇太子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

上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什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之耆老问所苦具以实对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如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

上曰民饿且死尚及徵税耶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地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廩吾见

上当自奏也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谕户部尚书郭资曰今年南北直隶并山东郡县水旱之处粮刍皆无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为朝廷怨其悉蠲之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以河南黄河泛溢祥符陈留鄆陵太康阳武原武诸县多伤禾稼敕免今年税粮马草仍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彰都指挥同知李信往镇抚军民

上谕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乡邦下情郁不上达久矣凡有可以利安军民者悉具奏来各府州县亦须周历咨访庶几得民之情

○工部奏脩兵器请徵布漆于民

上曰兵器不可不脩但方下诏恤民民瘼未苏何忍复有徵歛其官给价钞市之

○丙戌凤阳五河等县奏雨水没田稼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农民劳苦至秋成为水所伤既无自给不可复徵其税其遣人核实今岁粮刍悉免之

○庚寅通政使司左通政乐福言奉命治水苏松嘉湖杭常六府今岁六府田稼有伤于水者请宽其税俟来岁并徵

上曰今岁以恤民故宽之若来岁并徵民输亦难其令以钞布代输

○乙未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今太仆马增数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毕力于此故有耕桑尽废衣食不给甚可矜悯其以分给诸卫所及临边戍卒俾牧养乘习以待用亦军民两便也

○十月癸卯通政使言山东民运粮至通州张家湾因民家火延粮舟悉毁官府责偿甚急民无所出奏丐缓徵

上谕户部曰山东数年水旱民穷今又厄于此宜宽恤之其令每粮一石准输钞四锭

○丙午山东布政使司言登莱诸郡今岁雨水伤麦其前岁所逋税乞令民以他物代输

上命户部议所以宽贷之户部言今国用不足

上曰君民一体民贫岂可不恤宜从所言其永乐二十年所逋税悉蠲之二十一年税令以钞贷输

○戊申通政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六科收贮

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盖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六科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又谕之曰为近臣当究事理恤民难毋徒苟应故事也

○癸丑顺德府广宗县奏今岁雨水下田伤稼颇多乞宽其租税

上谓户部臣曰比登莱诸郡雨水伤麦已蠲其永乐二十年逋税二十一年所逋者令折输钞广宗可准此例宽恤之若俟核实而行则民困于有司之督责其速行之而后令巡按御史审实不实者罪之自今各处有告灾者悉准此例

○乙丑山西浑源州奏民逃徙者百余户其田荒废而岁额未除请以均分见在之民

上曰民穷甚故逃今以分见在之民是欲其皆穷而逃也命户部速除税额若民有愿耕者或逃者复归就耕则三年后徵税

○十一月癸酉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欷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欷自今一切科徭务樽节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賑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罪

○洪熙元年正月己亥遣布政使周干按察使朝概参政叶春巡行应天镇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赐敕谕曰朕祇奉鸿图君临兆庶惓惓夙夜康济为心而南方诸郡尤虞念虑诚以民众地远情难上通今特命尔等巡视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嘉兴八府其军民安否何似何弊当去何利当建审求其故具以实闻尔等必公必勤毋徒苟应故事庶副朕忧悯元元之意钦哉

○三月辛未朔敕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军民久劳宜俾休息况东作方兴不可妨其农务所运营造木植已过仪真埧者令运至北京未过埧者俱于龙山厂收贮敕南京工部亦如之

上敕户部工部曰连年民力疲于转输朕夙夜思所以休息之今北京库藏所贮足给用度已令各处见角□羊钱帛金银铜铁等件未过仪真埧者俱贮于南京库藏如已

过埧听来其原派纳北京之粮仍令僦运

○壬辰罢徐州等处买羊毛时有自南京来奏事者

上召至榻前问道途所过百姓安否何如首以是对立命所司罢之

○四月壬寅免山东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税秋粮之半停罢一切官买物料时有至自南京者

上问道路所过民情何似对曰淮安徐州及山东境内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税方急遂召问少师蹇义所对亦然

上坐西角门召大学士杨士奇等令草诏悉免其今年夏税及秋粮之半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对曰

皇上俯恤民穷诚出于圣仁若斯事亦可令户部工部与闻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楼书诏

上览毕即命用玺已遣使赍行

上顾士奇曰汝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

上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敕平江伯陈瑄曰累岁军民运木植劳勤朕甚悯之今自仪真至通州沿河木植悉皆停运就所至去处堆垛令人看守军民悉散遣归其差去管运官不许以堆垛为由迁延不归以扰害百姓违者罪之

○甲辰敕南京太监王景弘曰朕以来春还京今遣宫匠人等前来尔即提督将九五殿各宫院凡有渗漏之处随宜脩葺但可居足矣不必过为整齐以重劳人力

○丁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谦等陛辞敕谕谦曰往年采木者必先虚奏数目及当起运之际仓卒采办以足虚奏之数厉民为甚近命内官谢安侍郎杨和等往四川起运水次堆积之木朕虑安等复蹈前非特命尔往巡视但据今实堆积水次者即起运来如有比先虚奏之数今已赦其罪不问不可再采以补此数只从实起运如有不遵朕命仍前劳人采补者即枷钉差人解来治以重罪

重农

○永乐七年三月辛未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户部侍郎古朴曰今夏气将至农事正急闻输赋之人骤于京师久不得归此必所司贪贿故生事阻滞其速榜谕凡运赋所过官司不即放行所至仓官不即收受者皆罪不贷

○永乐八年五月辛卯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右给事中耿通言驍骑等卫仓坏运粮至者露积久而亏折多工部侍郎陈寿等不预修理宜正其罪

上曰岂独亏粮又妨农务令寿等亟修仓收纳遣民归治农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启广济等处河道淤塞水闸颓坏乞脩浚

上谕工部臣曰春秋慎用民力而讥不时可令农隙脩筑

○十月辛酉五城兵马指挥司言比日京城军民私宰牛甚众请重罚以警之

上曰愚人苟图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罚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时钞法滞故权为此令

○十一月甲戌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钞法不通两日与卿等商略未决朕思之稼穡问农丝枲问妇此事须询之闾阎市井间庶尽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军民中凡有所见许诣阙自陈或赴通政司投进言当者从之否者不罪

○甲子湖广等布政司左参政黄泽等来朝各上章言事

上谕之曰朕所以求言者盖欲闻民情休戚吏治贤否比来言者多举末节细务而于民情吏治鲜及之盖文具塞责而已甚非朕意尔等方面大臣当有体国忧民之心宜为朕举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称尔之职遂命礼部会议泽等所言以闻

褒直言

○洪熙元年正月丁酉密云中卫旧城坍塌七百余里奏请脩筑

上曰今东作将兴未可以妨农事姑俟秋成

○四月壬子鲁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损漏欲令护卫官军脩理请停今岁护卫屯田免其子粒赐书答曰屯田国之政

皇祖

皇考制为万世不易之法兄初即位岂可遽违以询贤弟之请且诏书已定独于贤弟更之众其谓何况子粒仍充本卫军粮于王府固自有益也居室损漏者可俟农隙脩之

求贤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县县于五品以下见任官及军民中访举德性淳笃行止端方或材能出众政绩显著或文学有称识见优远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贤及滥举者论罪如律所举之人后犯赃罪举者连坐又谕之曰朝廷比年数下诏举贤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贿赂举或以亲故举所得实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严举主连坐之法庶得实材

○十一月甲申廷臣奏举官者

上谕之曰君以求贤为务臣以荐贤为忠虽圣人用人不求备随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大其间岂无庶几皋夔颜曾之徒诚得一人胜千百人尔等为朝臣宜体朕此

意悉心访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顾公义古人言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朕亦以此观尔遂命吏部自今以荐举至者必试而用之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郑府长史司审理所审理正俞廷辅言科举之弊乞加慎选上谕礼部臣曰所言当理其即行之又曰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尔等其定议各布政司名数以闻用人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以文官员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自今吏部宜精选勿滥

○九月乙酉升灵璧县丞田诚为州判官仍令佐灵璧县事初诚以丞九年考绩诣京师县人父老诣阙言诚居官廉能抚字有方乞复职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县官亲民苟得人当加秩而久任之俾一县蒙福今民既愿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二月辛亥书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门西序先是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李庆曰庶官贤否军民休戚之所系唐太宗书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览闻其有善政则各疏于下故当时所用之人皆思奋励致治效斗米三钱外户不闭

皇考亦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尽识之又不悉其姓名虽或闻其贤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为臣有善而上忘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肯自戒如此国家何以望治效尔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历揭诸西序朕得闲暇观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书之

上顾义等曰卿等更须用心以副图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辛巳

上谕吏部臣曰刑狱系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贪贿败者有以深刻败者盖颠倒是非民苦冤抑天灾人谴彼必不免但简用之者亦得辞其咎欤自今刑官必择廉明公正谨厚之士无俾儉人得肆枉滥

○五月戊寅升贵池县典史黄金兰为本县知县初金兰以考绩至京邑民父老诣阙言其施政宽厚有爱民心请复其任

上曰能致民数千里乞留是不负朝廷任使矣遂有是命

命官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命英国公张辅等掌五军都督府谕之曰卿等皆先朝勋旧故托以股肱心膂其一乃志力以无愧职守

○己未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曰此

皇考之制也

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免之遂命义为少保

○壬戌加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太傅赐敕谕曰卿国家至亲且老成有德望今朕嗣位之初方资毗辅之重特命卿为太傅尚念

皇祖

皇考之大德悉心尽力用佐眇躬嘉谋嘉猷勿以道远而或略朕虚己以俟焉赐晟钞二万贯彩币表里各十

○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翰林侍读王进等佐之

上亲举印绶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

○庚寅命都指挥使张杰等任外职

上谕之曰尔等事

皇考多历艰难朕初嗣位岂不欲尔旦夕在左右然念尔皆老成人涉历多而智识明今用补外职非徒使享富贵汝有材能亦得展布以助益国家盖今最要者爱养士卒严固守备而正己以表下各往勉之

○四月戊辰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总兵官杨武侯薛禄等处专理军机文书赐敕谕之曰朕命将御边其军务之殷重在严谨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尔等重厚达于文理特命往各总兵官处凡其军中机密文书从总兵官同尔整理必谨严慎密不可泄漏其总兵官调度军马发号施令等事尔一切不得干预总兵官宜以礼待尔尔亦宜循守礼法不可轻慢庶几协和相济以成国事钦哉

求言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上谓翰林儒臣曰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来朝野物议何如凡军民中利有当兴害有当革者卿等悉为朕言当审其可否即行之庶几少纾人困

庚寅

上谕鸿胪寺卿杨善等曰朕初即位凡吏治贤否民情休戚皆欲闻之而四方远者无由尽达自今方岳大臣来朝即皆引见朕亲问之庶几以悉下情

○戊戌赐少傅兼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银图书各一其文曰绳愆糾缪仍谕

之曰卿等皆国家旧臣祇事

先帝二十余年又事朕于春宫练达老成今朕嗣位军国之务重须协心赞辅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之言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毋惮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

祖宗付托之重义等顿首受命

○十一月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群臣进言者寡敕谕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统君临亿兆顾天下之广庶务之繁岂一人所克独理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矧属亮阴之际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诏中外旁求直言此实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视法今有民困于下而不得闻毙胶于习而不知革为国以得贤为重事君以进贤为忠今居官者或贪杂处贤否无别其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伍不实纪律不肃其何以严防御仕者之禄不足而冗食之员甚众法吏所尚乎恕而罪人或困于深文推之百司之务夫岂皆适于中近者如斯何以法远岂非宪纪不振言路犹壅夫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猷辅朕不逮庶副倚重贤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兴宛平二县官谕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罢不急之务以纾民力尔为京县亲民官正宜加意抚绥使民先受其惠比闻在京百姓犹有困于徭役者此皆尔等不职之故昨敕群臣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尔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与尔约三日凡民间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来闻朕为尔处置若复坐视不理必罪不贷因顾侍臣叹曰朕忧悯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犹上下不通如此况数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无逸也

○丁亥

上御西角门阅京官诰词顾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

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朕见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恶闻直言左右之人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或贤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见听亦退而绝口以图自全君臣之间各谓永享富贵然未久皆至祸败朕与卿等当深以为戒君臣一体始终同心庶几可以以共图利安遂取五人诰词御笔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

陛下圣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悦

○十二月辛亥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钞法不通两日与卿等商略未决朕思之稼穡问农丝枲问妇此事须询之闾阎市井间庶尽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军民中凡有所见许诣阙自陈或赴通政司投进言当者从之否者不罪

○甲子湖广等布政司左参政黄泽等来朝各上章言事

上谕之曰朕所以求言者盖欲闻民情休戚吏治贤否比来言者多举末节细务而于民情吏治鲜及之盖文具塞责而已甚非朕意尔等方面大臣当有体国忧民之心宜为朕举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称尔之职遂命礼部会议泽等所言以闻

褒直言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平江伯陈瑄上言七事

上览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当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此亦难遂降敕奖谕之敕曰朕嗣承大统君国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陈数事皆今切务览之再三良契于怀已敕所司施行惟卿忠爱之诚嘉念不忘特兹奖谕想宜知悉敕下左右或言瑄亦常谈无足烦宠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难得且今皆惧言出得罪所当奖掖以导之古人尚买死骨吾此举岂不远过之哉

○十一月丙申翰林院学士杨密< 璠 毓-金 >言事

上嘉纳之御劄奖谕曰览卿所奏为国家之计诚合朕心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恳特用酬报今赐卿彩币一双宝钞一千贯卿其领之

○己亥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纳之御劄奖谕曰览卿所奏导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为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诚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虑卿等以朕尊居宸极畏有谴责不肯进言今览所奏朕甚欣喜足□□尉于衷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赉卿白米十石彩币二表里宝钞二千贯实章眷待非应故事卿其领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谕曰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益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如昨日朝会从吕震所请今悔何及赖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当但直言之毋以不从为虑各赐钞一千贯文币一表里

改过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

上御右顺门谕杨士奇曰近日觉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发落事有过处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间已进文字来甚愜朕心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



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朕恒存此心间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尝不悔士奇对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之知之不难于改此卿所知也

○洪熙元年正月己丑命给朝覲官孳牧马初兵部尚书李庆以畿内之民困于牧养官马乃建白请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府州县文武衙门每官一员给马一匹就令牧养其孳生准民间例无者追陪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卫所府州县正官给儿马佐贰首领官给骡马俱从太仆寺及都司布政司提督考较用宽畿内之民

上命与群臣议庆覆奏群臣议皆合遂下令中外凡官员至京者于兵部给马时朝覲官在京已给过半有近臣力为

上言事体不便者

上大悟时陕西按察使陈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仆寺提督牧马是风宪受制遂敕兵部曰初群臣所议本欲便行民今审思之诚有未当盖国家以禄待士使牧民也今以马责其孳牧非惟失礼臣之体将有亏折贻害无已遂使廉者难保其操行贪者得假此扰民况以下诏宽恤民间牧马令二岁纳一驹岂复于官犹责孳牧纵使各府州县大小官一皆牧马总约不及数千其于朝廷补益几何今朝覲官但已领马者就依洪武中钦给官马例给之不问孳息未领者悉止勿给

○三月丁丑

上以灾异屡见而进言者鲜敕谕文武群臣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因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谦就职但免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盖少岂以为无事可言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摅其嘉谋嘉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毙有未革及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义弋谦朝参如故明治体

上初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晋周三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中外臣民奏疏

上独取其切于兵民疾苦及关

宗社大计者白之

太祖览之称善其间有一语一字之谬者悉置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尔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失不足以渎

天听

太祖喜曰孙有君人之度哉

○永乐八年五月甲午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吏科给事中陶玮有罪下狱时玮启其乡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贾于外

上曰尔以是为忠耶朝廷置六科虽以考察奏牍防闲欺蔽亦欲闻政事之阙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岂无当言者皆未闻汝言而琐琐及此岂汝尝有私憾乎命刑召匠讯之刑部还言匠已役满将归暂贾以给路费其家居与玮邻素有私忿盖诬之遂下玮狱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己未锦衣卫指挥使王节等奏比来校尉上直屡失所悬铜牌铜牌所凭关防出入者请治之以惩

上曰昨日下午诏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谕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则民从不信则民贰国家使人用信为本故昨日降诏惓惓在信尔等各务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周王橚奏欲以河南都司衙门与汝南王家属居住遗书答曰

祖宗建置都司总制一方所系非轻不敢移易汝南王家属至可于三护卫衙门内择一宽阔者居之此为得宜

兴学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礼部引群县岁贡生奏送翰林院考试

上召大学士杨士奇等谕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岂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严考之本经四书义不在文词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难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严则无学者不复萌侥幸之望而有向进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

上谕礼部臣曰太学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备任用盖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县岁贡生率记诵陈言以图侥幸求其实学百无二三尔礼部宜敕有司督学官严训诲必通经成才方得充贡盖学者先立根本于乡学然后进充广于太学若在家乡全未有成而望有成于国学焉有此理

○十二月甲辰

上谕吏部臣曰师儒之职不可滥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范称之模范不正其所造器何能得正比来国子生务实学者甚少大率于诸司历事苟延岁月以图出身固是学者志趣卑下亦由师范失职所致卿等每引选国子监官皆循资格升之不闻举

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学之师皆得人自今慎重其选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崇儒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辰赐衍圣公孔彦缙宅于京师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  
上闻之顾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民家何以称崇儒  
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赐宅

○十二月己巳礼部尚书吕震奏有

旨赐衍圣公孔彦缙一品金织衣衍圣公是二品如旨赐之过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国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后袭封  
承先师之祀服之何过且

先帝时五品儒臣有赐二品服者亦何过哉其赐之用称朕崇儒之意

正风化

○永乐八年三月己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启苏州府妖妇诬降邪神法当绞其  
子累乞代死据法不可从而坚请不已

上曰此亦子情所难可特以子之故曲宥其死然妖人不罪无以示惩杖而释之

○七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礼部尚书吕震曰人情相爱则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国家  
之祥近谓京师愚民有厌子息多生辄弃之不育者伤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严禁止  
之再有犯者并两邻加罪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灵山卫指挥张忠过真定取民女子为妾已纳聘盖女  
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货更许忠未行其先聘者诉于官事闻

上曰婚姻风化之原既有成言义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虏之陋以败风化  
此父母之过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归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十月戊午免远安王贵燮巴东王贵瑄为庶人敕曰送终人子大事尔兄弟父薨  
不奔丧五刑三千莫大不孝国之正法朕不敢私今悉削夺王爵降为庶人仍屯荆州于  
简王坟园居住其原受远安王巴东王册印即封识付使者归纳原随校尉悉令回京尔  
其深自循省改过易行以副朝廷优容之意盖二人永乐中尝诬告其父有不轨谋至是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正风化当自家族始遂降敕削夺云

○十二月甲辰吏部举奏兴州左屯卫经历李能诈丁忧事

上曰孝子事亲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犹以生事之不忍讫口处死其亲今亲在乃诈言死以诳朝廷不孝不忠孰大于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等曰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若加人宫刑乎朕亦恶之盖宫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须严切禁止顾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此事须已诏书行之

谕臣下

○永乐七年十二月壬子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都督谭青率官军赴北京陛辞

上谕之曰为将以号令严明部伍整肃近闻军士在外往往暴横扰民剽夺财物此皆为将不能约束之过夫兵以除暴卫民乃为暴厉民可乎其及约之毋自取罪责

○永乐十八年十月乙卯

上为皇太子过滁州登琅琊山指示学士杨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叹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盖

上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遣监察御史杨茨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谕之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体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扰害民不聊生故今遣尔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专为脂韦谄媚而政事不理殃及于民者有沉静笃实不善逢迎而为政简易民悦服之者有虐于用刑巧于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洁无私谨谨自守而政务不举者尔当明白具实以闻无惑于小人无屈于势要无私于亲故询之于众断之以公可也各赐钞二十锭为道里费又谕之曰御史朕之耳目当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弃廉耻违礼法朕亦不汝贷汝往勉之

○十二月丁未礼科给事中黄骥极陈西域贾胡入贡西人受害乞罢其贡

上嘉纳之以其奏示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陕西人有不悉耶为大臣当存国体恤民穷毋侵削本根骥所言其皆从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亥敕谕天下文武群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为德人君以安民为务设官分职简贤任能所以相成其功朕祇绍鸿图仰惟

祖宗创业守成之难夙夜惓惓体

天为治嗣位之初蠲逋负赦有罪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选任贤良共图维新之治期与天下安于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责亦尔文武群臣之责尚思勉之咨尔文臣六卿掌国之庶务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竭忠殚虑以安黎庶铨选必择人赋税必有常礼教必修明兵政必振举刑罚必平恕营缮必

樽节凡百政令必勤审度以存恤为心内外相承兴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劝课以厚其本兴学劝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礼让成风匹夫匹妇咸得其所斯为称职咨尔武臣都府掌国之军政都司控制一方卫所边圉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卫国家简阅训练必公必勤纪律部伍必严必肃器械必坚利城堡必脩缮粮芡储峙必足于用巡逻瞭望必谨以备使奸宄屏迹吾民安于无事其要以抚养军士为本恤其饥寒念其疾苦用之万全斯为称职至于风宪为朕耳目朝政阙典吏治得失军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贤与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无不举人咸乐生斯为称职夫君臣一体上下相须朕勉于修德尔尚励于忠贞弼成治化以跻斯民于雍熙泰和之盛不其伟欤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饬不以小人备任使不以浮费伤财力不以刑罚先教化不以贪黷劳士卒尔尚体予至意以称职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则庶事集惟廉则公道存乃若骄盈纵恣朋比用事贪暴掊克渔猎吾民或阿谀从臾徒务容悦庸庸保位无补于黜陟之明赏罚之公典章具在尔其钦哉

○三月辛卯命安平伯李安为参将往交趾与荣昌伯陈智同掌军务赐敕免之曰尔父明达道理持身谨行尽忠国家朕未尝忘尔亦能卓立继父之志出入军旅通练事机朕用嘉之今特付尔一方之寄其益敬慎尽心效谋< 梲心 > 建功业庶几有光尔父而不负朕之委任钦哉

戒饬臣下

○永乐七年二月戊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召各城门郎戒谕之曰朝廷设城门郎专以关防守备毋受制于权豪不可纵奸人亦不可阻平民宜尽尔职将别遣人巡视不能尽职有罚

○永乐八年二月癸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曰五城兵马专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权势纵恶长奸将小人得志善良受害尔其戒励之使各脩厥职

○永乐十四年正月乙卯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吴均等言国朝之制京官有犯必奏闻然后逮问永新伯许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违越礼法宜正其罪

上曰成武人不达事体姑宥之已而召成谕曰古之贤臣不恃功而犯法惟能守法然后可长保富贵尔其慎之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辛未命定国公徐景昌富阳侯李茂芳受学于国子监初文武百官居

大行皇帝丧皆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为给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面谕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

皇考外孙

皇考宾天臣民如丧考妣尔两人乃安处私室顾情与礼何如此不学之过遂有是命

○九月乙亥命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梁铭镇守宁夏

上谕之曰宁夏西北重镇其军民艰窳已甚尔为守将务抚绥之且尔既有常禄宜悃廉洁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继当以告朕慎毋贪暴主事以困军民盖铭屡以贪贿致败故申饬之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敕大同参将都督佥事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佥事李谦曰朝廷谓尔等才智托以边事正宜同心协力绥抚士卒勤于操练昼夜以警备为心庶称委任今略不闻边备如何设施城池如何修葺军士如何操习粮储如何蓄积但闻各持私意搜罗过失互相讦奏若此所为何以称朝廷之付托朕念武安侯年老故命清为参将副之一应事务清当与武安侯计议停当乃行清安敢专擅行之李谦职掌都司应有军政须听武安侯发放是非可否自有公论谦安敢与之相抗自古贤将皆务协和以成国事尔等不此视效乃私相忿争果贤乎非贤乎宜深思前过改悔从善否则罚加尔身虽悔无及

○三月己卯敕宁夏参将保定伯梁铭曰尔昔所为屡犯宪纪囚辱顿挫艰苦备尝朕念守城旧劳宥尔之过加尔之爵谓必能惩创为善故授以边寄期尔御遏外侮靖安疆陲庶几朝廷无西顾之忧尔不思感恩图报乃包畜贪心诛求无已且古之为将者与士卒同甘苦暑不张盖军□□龟未成将不先食今尔不恤军士之艰不以防御为重恣情贪虐加以酒色日不事事假如虏寇猝然侵境何以为备自今宜深思前过改易所行洁己恤下尽忠务公庶几副朕之委任若复蹈前非国有明宪尔其省之盖时自宁夏至者言铭罪非一人故降敕切责之

○丁亥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大理寺卿虞谦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辄论诽谤中外相率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辄饰造诬罔以诽谤为说一挂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况今所急尤在于通下情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顾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

振风纪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谓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曰御史朝廷耳目当清心正己以振宪纲比年贪黷之风甚矣自今有差遣者循洪武中例赐以衣钞若复贪黷罪之不恕

○洪熙元年五月辛未

上谕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识治体者可任新进小生遽受斯职未达政治之体而有可为之权遇事风生以喜怒为威福以好恶为是非甚

者贪秽无藉贤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顺从舆之则相与为胶漆其于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为耳目也尔吏部自今须慎选擢以清风纪既又叹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虽间有不才亦当知畏惮今之不才者无畏惮矣尔其咨访可任都御史者以闻

### 重名爵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申嘉河卫指挥阿必察等遣女直头目咬纳等来朝且奏乞授咬纳等本卫指挥

上顾侍臣曰一来朝讵可处授指挥再朝当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赏之不许赐咬纳等钞币遣还

○丙辰忽石门卫指挥使沙笼加及头目亦失哈等来朝乞授亦失哈本卫指挥

上谕之曰今一来朝遽授指挥有

先帝时累累来朝今尚为千百户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职岂能自安但永坚忠诚不患无官职也遂赐沙笼加及亦失哈等钞币有差命礼部厚待之遣还因谓尚书吕震曰

祖宗官职当为

祖宗惜之震对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禄之费似亦可与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禄何为不轻授吾重官职以宠此徒而又自轻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众人亦不可也

### 抑幸进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亥中军都督府奏本府历事监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请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为士岂止习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诚能穷经博古达于脩己治人之道吏事何难比士习日下率逐末以图进取而昧于大经大法故用之往往厉民而辱国自今监生历事考称者仍命还监进学俾由科举进庶几士皆可用官得其人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以满日例应还监幸逢维新之治愿仍就科办事以图报效

上进二十人者谕之曰诸生不患无位但当图所以无忝于位者勿徒怀幸进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于人下也诸生宜立志国家教育尔等固将用之无自汲汲其归进学学有成朕不汝遗时六科给事中多言诸生萌侥幸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戊子长沙府民有自宫求为内侍者通政使司以闻

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

○十月癸卯兴州左屯卫军徐翊有子尝自宫入为内竖翊奏乞除军籍

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致自伤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

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耶出其子使代军役

退不肖

○永乐七年六月壬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方恢父丧不丁忧事觉

上曰御史朝廷纪纲之职彼既不孝何以纠正百僚令锦衣卫执送行在奏请罪之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庚申前工部右侍郎伏伯安先坐奸事罚筑城至是遇赦当复职

上曰淫秽之人不宜污朝行黜为荆门州知州

○辛酉贬掌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佾事牛谅戍交阯初

上命谅从武安侯郑亨镇守大同谅惮行且不乐属人即诡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为隶乎

上曰朝廷重边务命尔从总兵大臣庶几有赞画之益顾为逮是何等语朕初即位尔敢方命不恭如此将朝廷不复使人耶令公侯大臣推问之遂奏谅怀诈不忠无人臣礼法当诛

上不必诛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九月癸酉朔降山西按察使陈谔为海盐知县谔初为湖广按察使攬摭楚上细故

上素厌之后改山西坐事落职至是遇赦应复

上曰谔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降知县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讷为交阯升华府知府讷永乐中为礼部祠祭司郎中尝再上< ䷔ ䷔ - 金 > 请封禅

太宗皇帝不听后以方宾荐入太常未几亲丧丁忧至是来朝

上曰谀佞之人宜寘远外不可以玷朝行遂黜之

○十一月壬午降浙江按察副使赵纬为嘉兴县典史初纬为礼科给事中务掇拾人过失以希进擢至是来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怀蛇蝎之心岂可复置当道故有是命

防微

○永乐七年十二月戊申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废事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薨归即来未尝擅离盖尝以事忤内使故挟私诬构

上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仍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内官马骑传

上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办金银珠香时骐被诏召还未久本院官覆



奏

上正色白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军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一方如角□羊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遂止

革弊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壬午

上谕工部臣曰古者土赋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比年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更不究物产之地一概下郡县徵之郡县逼迫小民鳩歛金弊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口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緣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十月庚戌

上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于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欺眾以圖僥幸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四月戊申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遣官于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厲民更甚于盜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地利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眾而蕘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尚書李昉奏曰盍惟听官府採用

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勿禁

○十一月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嘆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諭工部臣其二處所積除足歲用外余并以鬻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十二月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程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并緣為奸者其傍近之草及灌田之水

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罢之谓尚书蹇义曰古者山泽之利皆与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虽府库之储不吝况山泽所产哉

武备

○永乐八年五月丁卯朔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兵部言羽林前等卫故军官之子贾福等三十一人俱以父功免比试照例优给袭职

上曰武官子弟不闲弓马一有缓急将焉用之命都督府依例比试不中者罚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卯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城池为民保障今天下无事日久城墮池堙所司玩愒不知脩治一有警急何以卫民宜下各都司令督各卫所委正官巡视城池有倾塞者于军士农种之暇并工脩理务令坚固若临边境则不俟农暇即日修治

○十一月乙亥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庆等奏请令直隶及近京都司官军更番于京师操备可之

上谕之曰古者务农讲武皆有定期故两不偏废今宜略仿此意无废屯种令毕农事而后来先农事而遣归庶皆不妨误

○洪熙元年正月丙子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庆劾奏天下都司卫所守御指挥千百户职在治兵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脩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至废弛今因其来朝请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谕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国家之政莫重于兵备虽四方无事然不可一日忘备尔等职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诚难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尔罚其归勉图自新实部伍练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洁守己毋纵贪刻以害军士朕将遣人阅视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四月丙午

上以亲军诸卫军士多缺伍守卫皇城者不得更番或经月不一归家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李庆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时守卫军三日辄有赐钞庆言旧制无散卫军守卫者

上曰大臣执旧制固是朕念人久劳不得息且经月在公不得一见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难今使劳者得更番而助守卫者亦预被赏赉此姑一时权宜非为定制俟亲军补伍有人悉如旧庆曰守卫事严散卫军岂可尽信

上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庆不能对遂以京卫军权助亲军守卫

备边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国家虽无事边境不可一日不备缘边诸卫常须核实部伍申饬号令庶几守备坚固寇至无虞比闻边将多玩弃法度军伍之间名存实亡须遣御史核视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钦天监言天象有警朕恒以边事为虑盖虜情谲诈或弱而见强或强而见弱或出或没或东或西不可测度为边将者须深思熟虑昼夜关防今自冬及春其声迹无闻不可遽谓安静无事万一兽奔豕突当思有以御之宜整搦军马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坚固各关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细瞭望顷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今农务将兴又不可妨误屯种敕辽东甘肃宁夏山海永平宣府开平总兵及备御镇守官亦如之

○二月壬寅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及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曰去冬以来虜寇动静无闻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预防今长安岭守关指挥奏达贼人马约五十余人直抵隰宁驿劫掠未审是何部落辽东武进伯朱荣亦奏兀良哈鞑靼欲来卖马又哈密近遣人进疏黄从前不闻哈密产此物

先帝时亦不曾有进缘此数端皆湏计虑虜中既有疏黄则制造火器不患无人猝遇战斗亦须有备大同宣府一带空旷虜熟经之路宜整搦军马昼夜严切堤备古云有备无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敕宁夏甘肃辽东山海永平开平诸将一体严备

○三月庚寅敕镇守大同武安侯郑亨常年堤防虜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则恻虜贼谲诈或窥伺无备来袭不可不虑宜严督将士整搦军马坚固城池屯堡用心堤备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细瞭望守把不可怠忽敕各处总兵备御及镇守官亦如之

○乙未敕辽东总兵武进伯朱荣今钦天监奏天象应东夷有兵卿等须昼夜用心整搦军马严固守备不可须臾怠忽敕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等亦如之

○丙申敕口外总兵官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所奏山后延烧虽是野火然不可輒有懈怠之意盖虜寇谲诈况近日数有天象其占皆谓边警须昼夜用心关防哨了各关隘及守烟墩军士务要精壮毋以老弱有疾之人抵数误事边上一应事务宜竭心尽力以副委任

○四月甲辰敕诸边将钦天监奏天象应有暴兵宜十分用心整搦军马昼夜严谨堤备不可怠忽

谕边将

○洪熙元年夏四月庚子朔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广宁前屯卫刺梨山百户鲍麟私遣军士还家致为鞑贼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诣彼审实处麟军法降敕谕荣曰夫将者士< 衣十 >之表为将能廉公勤慎纪律正号令肃斯下人有所禀承无敢纵恣总兵又诸将之表能慎诸己谁

敢不慎朕即位以来夙夜惓惓以边务为心屡敕总帅严督将士用心哨了堤备而将士略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总兵之人不体付托之重恬然自逸未尝一出巡视关隘壮士健卒拥卫左右饥寒穷苦无资之人则令备瞭望守关口上下相师成风军务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觉人被虏而不知其指挥千百户固难逃罪总兵之人亦复何颜卿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祖宗至公之典须相与共守自今宜加警省严号令明纪律远斥堠慎守备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阳武侯薛禄等率兵巡边杀获虏寇将士咸论功行赏蓟州虏寇入境劫掠人民其总兵官遂安伯陈英及都指挥陈景先等并停俸禄并谕卿知之

○敕责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及都指挥陈景先朕以尔等材智可用命镇守边陲防御虏寇保障民人又屡敕尔严督将士谨慎防备昼夜用心哨了不可怠忽今蓟州境内寇至而汝不觉边人被杀掳而汝不知御史交奏尔罪请付法司朕姑曲贷但敕停尔之禄夫朝廷至公之典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决无所私近阳武侯薛禄等杀获鞑贼有功将士咸加官赏辽东广宁前屯卫百户鲍麟私役军人致为贼所掳已论军法处死其总兵官朱荣亦遣敕切责所以未付尔于法者盖期尔革前过勉后效尔宜深省躬勤率下以副朝廷委托之重若复蹈前失国典具在朕不尔私遂赐敕遍戒边将

○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奏送虏中归附人家小五十二口赴京又奏有妇女二十七口存留等候亲戚待后起送

上虑虏情多疑久或生变敕谕瓛曰所存留妇女不问有无亲戚在后即尽数差人送来尔名臣子孙为国重臣

先帝谓尔练习军政付以边寄朕承

先志付托尤专不意尔比来溺于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俛首受制于人大丈夫所为固若是乎宜痛自惩艾奋志卓立勉图后效庶副朕责望之重盖

上闻军中诸事瓛不能专悉听中官指使云

○甲子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请促遣高山等四卫官军诣大同屯守赐敕答曰去冬尔奏此事已敕该府兵部准行但以严寒姑待开春调遣卿等因循不及时催督延至于今方以为言今屯者种已入土若督使动移则所种尽弃况各卫相距大同亦远纵督之急行到彼亦及夏中农时既过何以措力徒使军士彼此失业审若可缓即姑缓之此盖卿等忽略之过然尔职务军旅此治文书者之忽略也今于文职内简有才识者一人遣来专理军机文书凡有文移与之计议可行即行有稽缓错缪则罪在彼非卿等之过若军机调遣则卿等专之彼不得预庶几各任其责

○乙丑敕各处总兵官军中机务贵在谨密而不稽滞比武安侯郑亨处稽缓一事所误非小盖治文书者之失于检点已度卿等亦不免此失况闻诸将多用卒伍之人治文书未及施行已漏泄传播于事非宜今于文职内简重厚有才识者多遣一人来专理

文书尔与之计议而行文书有漏泄稽误责在彼若军机调度一切之事彼无预焉

恤将士

上初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晋周三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皇城四门卫士

上还奏独后

太祖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

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辰风寒

上御西角门视朝罢顾谓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与卿等居重城中犹觉凛凛如此守边将士昼夜严警渐不可胜遂命书敕遣使以钞币赐缘边将士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边者厚矣既预给御寒之具复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军皆如□□炙纒彼徒施温言人犹感励况今受实恩敢昧报效但愿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视天下万物为一体况将士为国家躬勤劳瘁岂敢须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须卿等翼辅古人有言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朕与卿等各尽其道可也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敕平江伯陈瑄曰官军运粮远道劳勤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费而粮米耗折所司又责倍偿人情难堪洪武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当

赉功

○洪熙元年二月乙丑遣敕褒谕总兵官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等曰得奏知虜入边境卿等躬率将士奋驱追之擒捕斩馘虜遂大败狼狽奔溃可为能副委托之重使边将皆然何患不除何功不立朕甚嘉悦特遣太监杨瑛鸿胪寺卿杨善以酒千瓶羊百羊□空往劳官军至京论功行赏

○四月戊申蓟州山海等处镇守都指挥陈景先奏率领官军追袭虜寇寇毙于神銃遂溃走获其器甲及马百余匹并追回所虜人口

上命就以所获马给将士仍命户部复景先禄而遣使赉敕谕景先曰尔前以失机停俸今有功可赎已敕户部还所停俸其即取勘官军有功者并原失机今能用力追剿者分豁等第具姓名报来务合公道毋纵私高下朕将颁赏焉

厚勋戚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故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膺绪子景珩来朝

上谕吏部臣曰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中山武宁王德最盛景珩兄弟皆其孙且

皇妣之侄父死时兄弟皆幼废学可择师就其家教之使知为人之道庶几不忝厥

世又谕景珩等曰人之善道载于书尔读书则知之知之必行之由是为孝子为忠臣可以有光尔祖尔今虽年长古人多有晚学而成德者能百倍其功何患不成其勉之又顾翰林侍臣曰富贵家子弟习成骄傲虽有良师未必能降心受教尔等其程督之一月两加考试庶使知所勉励

○洪熙元年三月癸未命魏国公徐显宗从学国子监令太子少傅杨荣送之入监曰尔往谕司业此开国元勋之后欲其家与国同久其子孙必能奉法循理务孝与忠乃克保之显宗孤子其加意教训使长成有立不失禄位庶称国家待功臣之道遂赐司业贝泰钞币

恤旧劳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丙戌命锦衣卫将军赵信等百二十八人俱为百户补外先日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此辈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壮入侍白首不沾一命人情谓何可阅其历年久者明旦引来至是悉授百户与善地众皆感恩顿首

○丁亥命左春坊清纪郎张根司经局校书彭敏致事是时旧宫臣皆有升转独根敏年老赐敕及白金钞币命致事敕曰卿等事朕青宫久矣勤慎小心始终不懈又以笃实令侍诸子讲读朝夕启迪资益良多今朕嗣大位方将显用顾尔苍颜白发趋步惟艰不忍劳以职务特命致事还乡尔尚端志简欲以佚余龄勤善率人以惇里俗用副朕优待旧人之意钦哉根等陛辞

上语之曰尔身尚康健岁时一来见朕也皆感泣稽首

○十一月丙戌升太子宾客户部尚书郭资为太子太师命致仕

上谕侍臣曰资历仕四十余年

先帝举义之际从朕守城备极艰难事苟有利于国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图任旧人而资老病朕不欲更烦以政故优之是日赐资白金百两钞二万缙彩币二十表里命户部复其家复赐之资敕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四十年历官中外致位通显列于六卿遭遇如斯可为盛矣卿有质实之资刚直之气志之所鹜惟在国家有利于上毅然身任不畏强御虽怨聚于己而不暇顾虽害及于己而不知避可谓忠贞笃实之臣矣朕初嗣大统嘉与老成共图治理矧肇建储副兼资赞辅顾卿抱疾累岁步趋惟艰不忍强劳以事今特升为太子太师俾致仕归嗚呼念二十年之前与卿同处一城早暮相聚劳勤艰苦何可胜言今太平无事当相与共乐于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于怀哉今命户部悉免卿户内赋役卿归休乡里强饮食慎医药优游自适以娱暮龄以副朕眷怀后命户部月给支资半俸终其身

○十二月庚戌故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达来朝时达甫十余岁

上召至前抚问之命左右赐食及衣顾侍臣曰忠事

先帝于兵戈艰难之际又辅朕于春宫笃厚诚谨良有裨益今朕即位而忠独早歿因慨叹久之遂命吏部授达翰林院检讨月食其禄俾归进学俟年长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许思温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赞礼郎俾进学翰林以待用思温初为北平按察副使从

上效守城之劳盖

上于旧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工部尚书敕曰兹为胡虏梗化累犯边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为

宗社子孙天下臣民长久之计不得已躬擐甲胄亲率六师往行天讨岂期丑虏畏威远遁班师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宾六军在外朕又远违膝下及其崩殂儿孙亦莫能知惟卿尽忠为国报先皇帝恩德独为果断致有今日家国宁谧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实感不已卿当赉曩者哀悼愴惶之际报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赐卿白金五十两彩币表里各十宝钞二万贯白米二十石特升卿为工部尚书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书本色卿当领服以慰朕怀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敕开平备御都指挥使齐安曰昔我

皇考奉天靖难卿奋不顾身效忠行阵栉风沐雨破锐摧坚备尝勤劳以就功业继奉命镇守开平又能竭心殫力协赞戎机辑宁边圉多历岁年肆朕即位以来尤隆委任比闻卿年踰八十壮志虽存体力益衰而边务之殷耄勤不懈朕甚悯焉敕至可即还京优游闲逸以乐寿康用副朕优待老臣之意

○四月甲寅

上念旧劳赐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敕曰曩朕监国之时卿以先朝旧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时肇建两京政务方殷随事筹画适中惟难卿以善翊君以义殉国劳心焦思不恤身家载历艰虞未尝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统赞襄治理用济斯民喻朕于道不懈益恭二十余年夷险一节朕笃不忘兹以己意创制蹇忠贞印一枚赐卿用藏于家传之后世俾尔子孙知前人显荣于国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孙亦知卿弼予以艰体朕爱卿之心以保尔子孙庶几上下相安与国咸休书曰惟后非贤不义惟贤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难矣往绩惟懋永终是图钦哉敕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曰往者国家肇建两京政务方殷朕膺监国之

命卿以翰林亲臣兼职春坊留侍左右赞助庶务敷答章奏筹画之际适中惟难朕恒以为虑尚赖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殉国忘身屡历艰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

猷入告于内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无二简在朕心兹以己意创制杨贞一印一枚赐卿用藏于家传之后世惟卿子孙由是知卿克致显荣不易惟艰思保守之惟子孙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尔子孙与国咸休永世无斁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又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誉钦哉

礼群臣

○永乐七年十一月壬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命医往视刑部侍郎张本疾初

上以运军需诸物赴行在者河小水涩运舟丛集阻滞不进持遣本沿河督视本躬勤蚤暮为方略立程度行舟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

上曰本贞能视国事如家事为臣尽心如本难得命太医院遣医驰往视之仍赐本钞五百贯及貂帽貂裘

○永乐八年四月庚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广西总兵官都督同知韩观以疾闻

上曰观在广西久亦克尽心蛮夷畏服命太医院遣医往视仍遣行人牛肆问疾赐观钞二千贯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体其情而及其父母故后世有推恩封赠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赠祖考文臣得者甚少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职掌盖褒善劝功励人心于忠孝者在此其举行之但毋越成宪滥及匪人耳

○十一月壬辰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遇节皇亲例赐钞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与可否机务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远小臣皆给节钞五贯殆非朕礼大臣之道汝识之继今遇节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书赐钞一千贯侍郎五百贯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还乡展省其得诰敕者足为家乡之荣然到家有养祭宾客之费往还有道里之费计其在官俸禄给日用外有余费者鲜矣自今归者皆赐钞公侯伯一品二品赐钞五千贯三品四千贯四品三千贯五品二千贯六品七品一千贯八品以下皆五百贯著为令

○二月戊午升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为太子宾客仍兼祭酒命致事赐敕谕曰卿以文学事我

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继辅朕春宫未几升掌监学

先皇帝之宠儒者与儒者之遇



圣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学不数岁复召入翰林职史事效劳兹多朕嗣位以来笃念旧人而卿以疾不见者数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讲读乃闻卿疾日增弗任厥劳朕用悯然特进卿为太子宾客仍兼祭酒致事还乡已敕户部免卿子孙杂泛差役待卿终身卿其端志坦怀以率乡里优游桑梓以乐余年用副朕始终礼待之意钦哉

褒赠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往年刘俊从征交阯陷于贼不屈而死礼官不言妇人尽节于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躯为国何可不加褒恤其赠俊为太子少傅令翰林口谥遣人祭之翰林奏谥俊节愍

上叹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报国不能成功则惟守义若身为大臣惟阿顺取容为保禄固位之计国亦何赖

○甲戌初

上命礼部尚书吕震谕旨翰林定金忠等谥贺银预焉大学士杨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数人皆在

先朝尽心国事有德行重厚表里一致者有洵历艰难始终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几礼贤厚忠之道但朕意未尝及银盖银之劳可赠官而行不应美谥如加银恶谥又过不若无谥人不得议古人制谥正为定论美恶以示至公卿等宜尽心

明刑

○永乐七年六月甲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右给事中耿通等劾启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及监察御史袁纲覃珩朋比蒙蔽诬构善良陷之死地纲珩已下狱瑛为长官不宜独宥请并治之初瑛言兵部武库主事李贞受皂隶叶转等四人银各四两请下贞狱

上曰贫贱乃为皂隶亦有银致赂耶无罪者勿枉其审实行之数日贞妻击登闻鼓陈诉御史遣狱吏至蒙传夫之言索首饰银纳赃而索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洁且家陕西素贫而今始仕未尝有余赀制银首饰也乞为辨理

上曰此冤狱也吾初固已不信必出法司锻炼命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会六部大臣于詹事府审之义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贞等不至至者惟皂隶叶转已榜掠不胜询贞等不至之故转曰贞及皂隶三人皆笞死三日矣问贞未死时承伏受银否曰惟不承伏故备极楚毒以死曰尔以何罪曰御史诬转等以银赂贞得早遣就役转四人皆贫民何自有银赂贞如有银当赂县吏不遣为隶京师矣问事之所起转言在狱时闻贞云袁覃两御史尝俱至兵部索皂隶贞猝未有应之御史适见遣转等四人就役遂诈为风闻以兴此狱彼三人者已衔冤同贞死转虽不死去死一间耳言已悲恻号冤义等以闻

上召纲珩面诘之皆承伏于是通等拜劾瑛罪

上曰瑛大臣盖为下所欺不能觉察耳姑置之罔珩敢纵私杀人其械系之并具其罪状诣行在奏请诛之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庚申

上为皇太子户部言广东雷州府九月飓风暴雨遂溪海康二县坏庐舍千六百余间田禾八百三十八顷民溺死千六百余人府县匿不以闻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闻是岂有人心令御史按视鞫治

○永乐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给事中李能劾启河南布政司左参议王徽巡视民瘼所至恣贪酷杖杀新郑等县吏民数人请治其罪

上曰巡视民瘼求以恤人乃纵私杀人罪奚可容命都察院追鞫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申通政使司引兴化县民奏知县李逊苛刻苦民且有子贪黷不可堪录其赃有金银数百两锦绮数百疋他物称是皆赦后所犯并执以闻

上命付都察院鞫之谕都御史刘观曰朝廷择守令使养民乃厉民如此父为之不足又纵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后不改是终不改矣必论之如律又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法者恃有罚工作之令故有财者悉得幸免自今凡有罪者死生轻重一断如律庶几有所惩劝

○十二月丁未镇守辽东武进伯朱荣奏千户刘彪等七人当备御辽东或逗遛不发或中路逃归命逮至

上谕彪等曰国家平时养将士正望宣力效劳臣之事君当朝受命夕就道今受命备御边境非有赴汤蹈火之难乃怯避不行使将士皆如此国家不复使人耶命都察院锦衣卫官曰有罪不诛无以示惩即械送辽东令荣集诸军斩以徇其中有诉尝从征被伤未愈及病未能行者

上命刑部讯之且谕之曰有罪不可不诛无罪不可滥诛必得其实耳

○洪熙元年五月壬申湖广溆浦县民告里人谋反命监察御史陈绍夔往按无状还奏

上曰反叛极恶是欲枉人于族命诛告者

恤刑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上为皇太子监国谓刑部都察院臣曰军民词讼自下而上陈告已有定律今顽民动辄赴京赴诉及逮问十率五六不实虽平民终无罪然道路往还数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后所告非重事悉发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理问无干涉者就遣宁家有罪者送赴京

○十月丁巳大理寺奏决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爱人为德卿等理刑宜赞辅德政罔俾无辜含冤地下伤国

家之和气昔法吏有于死狱求生道者天有显报不在其身在其后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门会审特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未尝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罗织煅炼

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为酷吏而无愧自今凡审决重囚卿三人往同审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遂命三法司今后审决重囚必会三学士同审

○十二月庚戌刑部尚书金纯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等奏刑名毕

上谕之曰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持法明信则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轻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恶卿等其以为戒卿等皆国大臣非独自己当存矜狱之心如朕一时过于疾恶处法失中卿等更须执正毋以乖迁为虑朕不难于从善也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敕三法司曰人命至重卿等宜体上帝好生之德明慎用刑不可轻忽务得实情毋深文罗织以逞功能大理职当详审不可偏徇及畏惮势要迁合附会以致枉滥书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其敬慎之

○己丑诏天下曰朕恭承大统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受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狱惓惓在怀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顾执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饰其情传致死罪而比附谬妄尤甚枉人朕深悯之夫五刑之条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异处斯已极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传会昧情失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藉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纵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人之为非固有父子不相为谋者肆虞舜为君罚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深刻鍛炼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切勿治尔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心畏天爱人务从宽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违者必罚不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宥过

○永乐八年二月甲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广德州知州杨翰以公事稽程被逮州民耆老二百余人诣阙言翰善于抚字百姓赖之乞贷罪还职

上曰有耆老二百余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缓公事小过可恕也遂遣行人賚书就道谕之复职仍赐钞三百贯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遣使賚敕谕元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宾

天朕已钦奉

天命继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万国之人罪无大小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能敬顺

天道许令改过自新仍前朝贡听往来自在生理

上因谕侍臣曰彼有过而不宥之既无所容必为边患吾不吝屈以安百姓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敕谕千户杨木答兀等曰尔等归顺朝廷久效劳勩前因都指挥王雄非理虐害遂生疑惧挈家逃逸我

皇考太宗皇帝体

上天好生之心遣指挥金声賚敕往谕宽宥前过尔等亦能悔过伏罪即差人陈悃谢恩今朕继承大位主宰天下一民失所时予之责故凡有罪者咸赦宥之今安生乐业独尔等尚栖栖在外未抵宁居朕甚悯之盖尔等前过迫于一时所不得已朕已洞烛尔心今再遣金声賚敕往谕其体朕意即同金声来朝复尔等官职仍回本土安其生业永享太平勿复怀疑以失事机

怀远人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谕少傅兼吏部尚书蹇义曰朕嗣位以来文武大臣皆有进职此人在列不无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义对曰漠北归附之人居京师者甚众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虽赐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优待此怀远之道

上曰然其他职名渠所不谙虏人所谙者惟三师为重可与太子太保但不令预职事尔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賚敕往琉球国命故中山王思绍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敕曰昔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统御万方恩施均一远迹归仁尔父聪明贤达茂笃忠诚敬

天事大益久弗懈我

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纘承大统念尔父没已久尔其嫡子宜俾承续特命尔嗣琉球国中山王尔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务善以福国人斯爵禄之荣延于无穷尚其祗承无怠无忽仍赐尚巴志冠带袭衣文绮

○三月壬辰敕镇守河州都指挥刘昭及河州必里洮州西宁罕东凉州诸卫比岁边人勤劳艰苦朕夙夜在念图存恤之其洪熙二年各番簇该纳差发马俱且停止俟洪

熙六年如旧徵收尔等其加意抚绥毋或扰害以副朕忧悯边人之心钦哉

洪熙二卷终

仁宗昭皇帝宝训序

朕惟帝王治天下仁恤苍生为祈天永命之本是之谓成德制礼乐法度为维持之具以传子孙是之谓成宪继统序者钦承之以求无爽于成德无愆于成宪用保天下国家于悠久是之谓继述越古稽昔夏商周之世禹汤文武肇于前皆有贤子孙绍于后历世绵永其效可见

天佑国家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峻德成功贻范于后者至矣盛矣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仁厚温恭之德当国家亨嘉之运缉熙

圣学帝王之心法经纶参赞之道咸贯而一之用光前烈迪后

昆所以嘉惠臣民者咸出

至诚惻怛之心期年之间

深仁厚泽浹于下足以隆国家之治于永远朕承大位谨命儒臣纪之国典复辑嘉谟为宝训六卷祈四十一类凡百九十八条盖敬天勤民之心制治保邦之道备于是矣朕惟

祖宗洪业创造之难继守之不易夙夜兢兢虑弗克负荷肆于

训典是承是式且欲后之子孙咸承式焉庶其永保祖宗之付

托于悠久也谨为之序云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日

仁宗昭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遇冬不雪敕公侯伯五府都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曰朕以眇躬托于臣民之上忧悯元元勤于夙夜而自今迄冬时雪不降来年无遂吾农柰何夫二气之乖由朕德凉薄大臣与国同体燮理之助诚有赖焉朕方惕厉自省卿等亦懋脩乃职用赞辅予庶以导召和气康济兆民夫爱民惟诚可以动天愿共勉之钦哉毋忽

○丙戌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

上初得此书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尝敢忘此书言简理当左右辅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上亲制序曰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脩则休徵应失则咎徵应天人感应之机神矣惟天心仁爱人君常示变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于所警皆有惕厉脩省之诚未尝忽也此编明于天人之际审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动静云为恒慎诸此股股大臣与国同体欣戚相均今各以赐之非惟使达夫吉凶之几亦庶几其燮理之助云

圣孝

上为世子时

太宗皇帝举兵靖难奉命居守旦暮督治守备及御敌之具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过勤为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岂为子安逸时且根本之地敌人所必趋者岂宜不为豫备而凡有所施为必禀命

仁孝皇后乃行

○永乐十一年七月庚子千秋节时

上监国南京先日礼部请行庆贺礼

上曰

车驾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礼乃可受群臣礼耶其止之自是千秋节遇车驾巡狩并免礼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丙寅

上为皇太子过凤阳谒祭

皇陵毕周步陵旁望

仁祖纯皇帝所遗石农器顾侍郎张本学士杨士奇曰国家帝业所自也徘徊久而后退既退陵下耆老进谒悉赐酒馔慰劳之有知

太祖龙兴时事者留从容与语至夕加赐优厚已而顾士奇等叹曰知当时事者益鲜矣盖

上重

祖宗事率如此

○永乐十九年正月辛卯

上为皇太子初至北京礼部尚书吕震言于

上曰殿下前在南京数遣中官进保进奏牒每至輒有殿下过失上闻而皆其妄言今宜疏此人

上曰过失吾岂能无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于此人计较耶卒寘之

○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上为皇太子闻内侍黄俨江保数造危语譖之

太宗皆不听

上召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至文华殿语之故因叹曰天可欺乎非赖至尊  
至圣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对曰殿下益宜自处尽道

上曰尽心子职而已他有何道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丙寅敕谕礼部臣曰

皇考大行皇帝圣德神功追配

太祖统御天下二十余年恩德在民万世永赖

皇妣仁孝皇后母仪四海寅奉

宗庙协隆化理而尊号未上无以称朕孝思及天下臣民尊仰不忘之心其与群臣  
定议请谥于南郊

○九月癸未礼部尚书兼太常寺卿吕震奏

太宗皇帝遗命丧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仿汉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请

上释衰服服乌纱冠素服黑角带临朝

上不听命与六部都察院详议以闻震与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带群臣皆从君服

上曰

梓宫在殡朕何忍遽□处易自是临朝素冠麻衣麻经朝退仍衰服

○十一月庚辰

上谓侍臣曰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后世为  
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朕十余岁侍

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更改易而后成书是时秦晋周世子皆在

太祖闲暇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  
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祿永远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礼监  
刊印将赐诸子及弟侄侍臣对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己丑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奏冬至节请御正殿受贺

上曰

梓宫在殡山陵未终因时兴慕哀恻愈切庆贺之礼岂所宜言敕免贺

○洪熙元年正月壬午敕礼部太常寺臣曰钦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上天肇兴皇业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兴

宗社再奠寰区

圣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范万世如敕奉行

教皇太子

○洪熙元年二月壬子

上谕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曰东宫开讲筵盖欲皇太子日闻正道养成德性讲官当以大经大法进说其前史所载非圣贤之道无益于治者勿言

○四月丙午赐皇太子图书并书谕曰朕惟祖孙父子于天伦最重是以祖之于孙父之于子其亲爱天下莫加焉亲爱之而期以富贵寿康盖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以长保富贵寿康之道以期之者圣人之心也尔朕嫡长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长孙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钟爱鞠育提训朝夕膝下诚以尔为远大之器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随事垂训皆圣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经恩德广厚譬诸天地之化岂易名言乃永乐甲辰之春亲征北虏车驾将发子孙咸在

天颜穆清顾尔谓朕曰古之令主于盘盂剑几皆有铭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于中正况为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为宝押师还制以赐之俾之自勉逮六师凯旋不幸

皇考宾天朕已承

遗命正大统册尔为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系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钦承惟中兴正为德之本谨遵

皇考成志制为宝押以授尔其< ㊦ 懋心 >敬之哉中正体用一也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天下万善皆原于此隆古帝王传授之要皆在于此人以中正存诸内则发于喜怒哀乐无非道也以中正施诸行则形于动静云为无非德也而于君人者之施盖又广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于内不慎其发哉故以中正诚身则身尊以中正治家则家齐惟中正之人是亲则君子益进小人益远惟中正之言是听则善道日闻而谗谄日退行赏以中正则恩不滥而人皆< ㊦ 懋心 >功行罚以中正则刑不滥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则治道可成而俗化可兴以中正施命令则万姓服从而四夷效顺君人之道莫此为要尔< ㊦ 懋心 >敬之其笃念朕

皇考与朕所亲爱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系



宗社生民之望于永远哉

睦亲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增诸王禄米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朕诸叔在者无几诸兄弟惟赵王居京师余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帝王之治莫先亲亲况朕新嗣太位于此尤当加意其加诸王岁禄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万石悉支本色宁府原禄一万石悉支本色庆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万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沈府加米七千石通前万石内本色米六千石余折钞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辽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肃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禄一万石内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余五千石折钞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汉赵二府各加米二万石通前三万石仍岁加钞十万贯晋济熿给米三千石

赐晋济熿书曰念昔与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学讲习又同饮食起居兄弟之怀夙夜惓惓兹特送翼善冠二金箱玳瑁带一龙文袍服纁丝纱罗衣材九裘白金三百两钞六千锭纁丝二十疋表里锦九疋罗二十表里纱二十疋胡椒苏木三千斤厩马二十匹及令户部岁给米三千石用伸亲亲之情

○十一月壬午韩王冲<□□火或>襄陵王冲焮乐平王冲杰各献诗颂

上览毕以示侍臣曰韩王兄弟文词皆有可观亦其资性聪敏务学所致王者之学虽不在文然能留心于此不役志于他斯亦可尚遂赐敕奖谕曰览王诗颂词明理畅足见勤学好文之笃诵之至再嘉叹不已诸弟皆有淳笃明敏之资自今益潜心载籍用志古之贤王使东平河间不得专美前代岂不伟哉赐白金钞币有差

○甲申加各长公主号及岁禄

上谓礼部户部臣曰朕

皇考同气至亲惟诸叔诸姑今诸叔之子皆已册封诸姑在南京朕即位之初虽尝有分赉而名号未加朕心有歉其加宁国长公主及怀庆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阳宝庆七长公主皆为大长公主仍议增其岁禄于是户部礼部议奏增宁国大长公主岁禄米三百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内一千三百石支本色余折钞南康大长公主原禄米一千二百石内九百石支本色余折钞加怀庆大名永嘉含山汝阳宝庆六大长公主各禄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内九百石支本色余折钞从之

○己丑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来朝班朝臣之下

上顾见之谕鸿胪寺臣曰赞侃兄弟虽朕侄然宗亲岂宜过列疎远其令班于驸马都尉之次著为令

○洪熙元年正月庚辰赐汉王高煦袞服皮弁服书曰世子至言贤弟袞服皮弁服

皆旧欲易新者今已制完颀人送去相望悬切其善调掇以副同气之怀世子令于此月十二日归并报知之

○三月辛卯遣中官赐汉王高煦袍服材书曰违阔隔岁怀思益深兄弟至亲岂不欲朝暮晤聚共天伦之乐但以藩屏之重未遂斯志顾于同气情当何如想在贤弟心不异此兹以寒暑袍服材九袭专人致意贤弟亮之赐赵王高燧亦如之

○甲午赵王高燧奏王府旧存禄米十二万石在京乞官为运赴彰德

上命户部于彰德附近仓内支粳米十二万石给之赐书答赵王曰贤弟有所欲为义当从但目下军民之困未苏京师输运不足者亦不以劳之念王府日用不可缺已敕户部于彰德附近仓内支粳米十二万石送王府王府之米在京者朝廷留用庶几两便

戒饬宗室

○洪熙元年二月辛酉赐书周王橚曰春和计尊履纳福今宗室诸王男长未婚女长未嫁盖多有之侄虽居忧制斯事固恒在念已令所司预办仪物但丧服一除即为举行今归德卫送至府中内使赵信等为婚礼扰民今悉发回府若有因此事别遣在他处者亦须取回庶免下人之议盖朝廷与王国本出一家礼无大异惟叔

先帝同气最亲于今宗室最长侄叨承天位所望于叔者凡事为诸王表仪侄所行事有过不及亦望匡翼此中心之诚惟叔亮之

○甲子晋王济熿及平阳王美圭互奏争连伯滩田赐书济熿曰得奏田事兄亦检阅

先帝时贤弟及平阳王所奏具见本末今仍遣人往蒲州从寔审视绘图来观贤弟亦令一的当人同往务尽公道庶几将来处置得中古人有言易得者田地难得者兄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兄于贤弟心相好也亲爱之言想惟亮察又遣书谕兄济熿曰前平阳王言连伯滩田虽已与之昨晋王亦言在

先帝时曾奏此事今检阅不为无据已遣人往蒲州从公审视图画来观兄亦宜令平阳王遣一的当人至彼务尽公道庶几将来处置两得其中古人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往事悉可置度外也盖时济熿犹诉诸弟昔所构诬未已云

○四月戊申命华阳王悦燿居武冈州悦燿蜀献王第一子素放肆不顺为父所恶父薨悦燿诬奏蜀长孙友堦悖逆怨诽十数事意在去友堦则王位以次及已敕召友堦廷辨未至而

太宗皇帝晏驾

上即位察知其诬复命友堦嗣蜀王而召悦燿悦燿至犹执奏友堦前过

上厉色曰尔两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况可欺朝廷乎以庶孽而怀夺嫡之志天道果与之乎

宗庙神灵亦祐之乎抵其奏于地叱之下悦燿惶恐退明日复入奏请授护卫指挥

千百户子弟及女户官并请以流官为世袭

上曰朝廷之制护卫官当升降者从王具奏郡王安得专之不听已而

上谕侍臣曰鸾臬不可同处矣遂赐书悦燿曰尔与友埇本一气至亲既情义乖违同处必至相处伤湖广武冈州民淳俗厚盖善地也尔往居之岁给尔禄米二千石内一千石支本色余折钞其体朕惇睦之心安意以行仍贮丝罗各十五表里白金二百两钞一万贯敕蜀王友埇令遣人送华阳王家属赴武冈完聚其平日随从之人悉还之然须厚资给以尽事叔之道

严祀礼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甲戌

上为皇太子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庙及学并按察分司廡宇因海风倾塌欲重建之而频年水旱民力不逮见有没入官屋请撤为之

上谕工部臣曰庙祀先师何惜于此而取没入屋材其文庙令有司别采材作之儒学及按察司听撤旧材为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太常寺卿王勉劾奏通政使司通政使尹必用当省牲郊坛而令参议顾谦代行皆属不恭时监察御史方糾必用他事

上曰御史所言特其一时之误情可恕礼莫重于祀

天而省牲不敬岂可复居是职于是必用谦皆下狱

○己巳

上谕礼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悉有旧典主其事者当致虔恭以祈嘉祝福黎庶颇闻天下郡邑应祀坛宇岁久倾垫多不脩治甚非昭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缮凡祭器祠宇并须坚致洁净所用物料悉出公帑毋歛民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时点视违者罪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门文武群臣受誓戒毕

上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则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皆已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与协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执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庶几克享天心风雨顺调年谷丰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钦哉

○四月己未行在太常寺卿杨溥奏牺牲所见畜羊少请给钞遣官于出产之处市买

上曰能爱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岂当惜费比年有司不达大体于市牺牲但准洪武中价值凡物值随时低昂岂有一定之理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而祀神之物独仍旧值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牺牲悉准在京时值给钞往

市如于所产之处时值不足则就所在有不系赃罚钞内补给畿内从巡按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监市毋致扰民

仁政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辰

上谕礼部臣曰

皇考临御数诏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养济院比闻率是文具居屋敝坏肉粟布絮不以时给栖栖饥寒而守令恬不留意尔礼部严诫约之令谨视宜施实惠毋致失所

○庚申增京师百官军士月米先是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国家养兵必使平时衣食不乏无嗟怨之意则缓急用之得其力今远戍者劳勤操练者亦少暇守卫者常不得下直间有余丁亦别有差遣不得息在营率妇女幼稚无治生者而月粮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岂能无嗟怨宜如洪武中例月给一石庆曰如此恐百姓馈运不胜其劳

上曰古者寓兵于民一有调发民间骚动今之民平时虽有养兵之劳而调发之际免于荷戈被甲晏然安居田里以此校之未为甚劳庆叩首曰此非愚臣所及遂召户部尚书郭资谕曰往年百官军士初扈从来月给米五斗可贍今都于此此曹多有家属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运输固艰难然京师百官军士艰难尤甚往往守义者困于饥寒玩法者恣无忌惮卿国之大臣独不为远虑哉朕于文武官及军士月米悉欲加给五斗数年太仓储积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资对曰不乏遂命增给

○洪熙元年正月辛巳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马资于国用甚大然尝思之当与民同其利民有即国家之有汉文景时闾巷有马千百为群盖民生乐业庶物咸殖马自蕃息

先帝尝听民间皆畜马然有司急于官马孳息故民不暇于其私今且宽恤之使奉公之外有余力可以及私从容宽暇之久庶几可望民安物阜今后民间畜官马者令二岁纳驹一匹著为令又命大学士杨士奇等曰须以诏书行之

○四月丁卯敕行在户部曰山泽之利当与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采之禁令闻有拔本而取者于古人斧斤以时之义何如宜禁止之

恤民

○永乐七年五月壬申朔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角□羊州安邑县儒学教谕自威言安邑民饥流徙吏不知恤旱伤田稼而科徵不已民实窘困无所诉告其税粮乞折收钞帛庶少苏息之

上览之曰守令民之父母艰难困苦当用心拯救使不失所今艰难如此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岂为民父母之道命户部停徵税粮今巡按监察御史治县官坐视民瘼之罪命吏部曰威为教官养民非其职而能忧民可嘉其以为安邑知县

○永乐八年三月乙亥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右副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启颍州及颍州卫军民缺食请发廩赈贷

上遣人驰谕之曰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从容启请待报汲黯何如人也亟发仓赈之勿缓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己丑

上为皇太子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

上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什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之耆老问所苦具以实对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如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

上曰民饿且死尚及徵税耶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地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廩吾见

上当自奏也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谕户部尚书郭资曰今年南北直隶并山东郡县水旱之处粮刍皆无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为朝廷怨其悉蠲之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以河南黄河泛滥祥符陈留鄢陵太康阳武原武诸县多伤禾稼敕免今年税粮马草仍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彰都指挥同知李信往镇抚军民

上谕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乡邦下情郁不上达久矣凡有可以利安军民者悉具奏来各府州县亦须周历咨访庶几得民之情

○工部奏脩兵器请徵布漆于民

上曰兵器不可不脩但方下诏恤民民瘼未苏何忍复有徵歛其官给价钞市之

○丙戌凤阳五河等县奏雨水没田稼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农民劳苦至秋成为水所伤既无自给不可复徵其税其遣人核实今岁粮刍悉免之

○庚寅通政使司左通政乐福言奉命治水苏松嘉湖杭常六府今岁六府田稼有伤于水者请宽其税俟来岁并徵

上曰今岁以恤民故宽之若来岁并徵民输亦难其令以钞布代输

○乙未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今太仆马增数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毕力于此故有耕桑尽废衣食不给甚可矜悯其以分给诸卫所及临边戍卒俾牧养乘习以待用亦军民两便也

○十月癸卯通政使言山东民运粮至通州张家湾因民家火延粮舟悉毁官府责偿甚急民无所出奏丐缓徵

上谕户部曰山东数年水旱民穷今又厄于此宜宽恤之其令每粮一石准输钞四锭

○丙午山东布政使司言登莱诸郡今岁雨水伤麦其前岁所逋税乞令民以他物代输

上命户部议所以宽贷之户部言今国用不足

上曰君民一体民贫岂可不恤宜从所言其永乐二十年所逋税悉蠲之二十一年税令以钞贷输

○戊申通政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六科收贮

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盖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奏章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六科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又谕之曰为近臣当究事理恤民难毋徒苟应故事也

○癸丑顺德府广宗县奏今岁雨水下田伤稼颇多乞宽其租税

上谓户部臣曰比登莱诸郡雨水伤麦已蠲其永乐二十年逋税二十一年所逋者令折输钞广宗可准此例宽恤之若俟核实而行则民困于有司之督责其速行之而后令巡按御史审实不实者罪之自今各处有告灾者悉准此例

○乙丑山西浑源州奏民逃徙者百余户其田荒废而岁额未除请以均分见在之民

上曰民穷甚故逃今以分见在之民是欲其皆穷而逃也命户部速除税额若民有愿耕者或逃者复归就耕则三年后徵税

○十一月癸酉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欤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樽节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賑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罪

○洪熙元年正月己亥遣布政使周干按察使朝概参政叶春巡行应天镇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赐敕谕曰朕祇奉鸿图君临兆庶惓惓夙夜康济为心而南方诸郡尤廛念虑诚以民众地远情难上通今特命尔等巡视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嘉兴八府其军民安否何似何弊当去何利当建审求其故具以实闻尔等必公必勤毋徒苟应故事庶副朕忧悯元元之意钦哉

○三月辛未朔敕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军民久劳宜俾休息况东作方兴不可妨其农务所运营造木植已过仪真埧者令运至北京未过埧者俱于龙山厂收贮敕南京工部亦如之

上敕户部工部曰连年民力疲于转输朕夙夜思所以休息之今北京库藏所贮足给用度已令各处见角口羊钱帛金银铜铁等件未过仪真埧者俱贮于南京库藏如已过埧听来其原派纳北京之粮仍令僦运

○壬辰罢徐州等处买羊毛时有自南京来奏事者

上召至榻前问道途所过百姓安否何如首以是对立命所司罢之

○四月壬寅免山东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税秋粮之半停罢一切官买物料时有至自南京者

上问道路所过民情何似对曰淮安徐州及山东境内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税方急遂召问少师蹇义所对亦然

上坐西角门召大学士杨士奇等令草诏悉免其今年夏税及秋粮之半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对曰

皇上俯恤民穷诚出于圣仁若斯事亦可令户部工部与闻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楼书诏

上览毕即命用玺已遣使赍行

上顾士奇曰汝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

上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敕平江伯陈瑄曰累岁军民运木植劳勤朕甚悯之今自仪真至通州沿河木植悉皆停运就所至去处堆垛令人看守军民悉散遣归其差去管运官不许以堆垛为由迁延不归以扰害百姓违者罪之

○甲辰敕南京太监王景弘曰朕以来春还京今遣宫匠人等前来尔即提督将九五殿各宫院凡有渗漏之处随宜脩葺但可居足矣不必过为整齐以重劳人力

○丁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谦等陛辞敕谕谦曰往年采木者必先虚奏数目及当起运之际仓卒采办以足虚奏之数厉民为甚近命内官谢安侍郎杨和等往四川起运水次堆积之木朕虑安等复蹈前非特命尔往巡视但据今实堆积水次者即起运来如有比先虚奏之数今已赦其罪不问不可再采以补此数只从实起运如有不遵朕命仍前劳人采补者即枷钉差人解来治以重罪

重农

○永乐七年三月辛未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户部侍郎古朴曰今夏气将至农事正急闻输赋之人骤于京师久不得归此必所司贪贿故生事阻滞其速榜谕凡运赋所过官司不即放行所至仓官不即收受者皆罪不贷

○永乐八年五月辛卯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右给事中耿通言骁骑等卫仓坏运粮至者露积久而亏折多工部侍郎陈寿等不预修理宜正其罪

上曰岂独亏粮又妨农务令寿等亟修仓收纳遣民归治农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启广济等处河道淤塞水闸颓坏乞脩浚

上谕工部臣曰春秋慎用民力而讥不时可令农隙脩筑

○十月辛酉五城兵马指挥司言比日京城军民私宰牛甚众请重罚以警之

上曰愚人苟图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罚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时钞法滞故权为此令

○十一月甲戌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钞法不通两日与卿等商略未决朕思之稼穡问农丝枲问妇此事须询之闾阎市井间庶尽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军民中凡有所见许诣阙自陈或赴通政司投进言当者从之否者不罪

○甲子湖广等布政司左参政黄泽等来朝各上章言事

上谕之曰朕所以求言者盖欲闻民情休戚吏治贤否比来言者多举末节细务而于民情吏治鲜及之盖文具塞责而已甚非朕意尔等方面大臣当有体国忧民之心宜为朕举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称尔之职遂命礼部会议泽等所言以闻

褒直言

○洪熙元年正月丁酉密云中卫旧城坍塌七百余里奏请脩筑

上曰今东作将兴未可以妨农事姑俟秋成

○四月壬子鲁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损漏欲令护卫官军脩理请停今岁护卫屯田免其子粒赐书答曰屯田国之大政

皇祖

皇考制为万世不易之法兄初即位岂可遽违以询贤弟之请且诏书已定独于贤弟更之众其谓何况子粒仍充本卫军粮于王府固自有益也居室损漏者可俟农隙脩之

求贤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县县于五品以下见任官及军民中访举德性淳笃行止端方或材能出众政绩显著或文学有称识见优远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贤及滥举者论罪如律所举之人后犯赃罪举者连坐又谕之曰朝廷比年数下诏举贤而奉行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贿赂举或以亲故举所得实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严举主连坐之法庶得实材

○十一月甲申廷臣奏举官者



上谕之曰君以求贤为务臣以荐贤为忠虽圣人用人不求备随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大其间岂无庶几皋夔颜曾之徒诚得一人胜千百人尔等为朝臣宜体朕此意悉心访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顾公义古人言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朕亦以此观尔遂命吏部自今以荐举至者必试而用之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郑府长史司审理所审理正俞廷辅言科举之弊乞加慎选上谕礼部臣曰所言当理其即行之又曰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尔等其定议各布政司名数以闻

用人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以文官员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自今吏部宜精选勿滥

○九月乙酉升灵璧县丞田诚为州判官仍令佐灵璧县事初诚以丞九年考绩诣京师县人父老诣阙言诚居官廉能抚字有方乞复职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县官亲民苟得人当加秩而久任之俾一县蒙福今民既愿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二月辛亥书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门西序先是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李庆曰庶官贤否军民休戚之所系唐太宗书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览闻其有善政则各疏于下故当时所用之人皆思奋励致治效斗米三钱外户不闭

皇考亦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尽识之又不悉其姓名虽或闻其贤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为臣有善而上忘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肯自戒如此国家何以望治效尔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历揭诸西序朕得闲暇观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书之

上顾义等曰卿等更须用心以副图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辛巳

上谕吏部臣曰刑狱系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贪贿败者有以深刻败者盖颠倒是非民苦冤抑天灾人谴彼必不免但简用之者亦得辞其咎欤自今刑官必择廉明公正谨厚之士无俾儉人得肆枉滥

○五月戊寅升贵池县典史黄金兰为本县知县初金兰以考绩至京邑民父老诣阙言其施政宽厚有爱民心请复其任

上曰能致民数千里乞留是不负朝廷任使矣遂有是命

命官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命英国公张辅等掌五军都督府谕之曰卿等皆先朝勋旧故托以股肱心膂其一乃志力以无愧职守

○己未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曰此

皇考之制也

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免之遂命义为少保

○壬戌加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太傅赐敕谕曰卿国家至亲且老成有德望今朕嗣位之初方资毗辅之重特命卿为太傅尚念

皇祖

皇考之大德悉心尽力用佐眇躬嘉谋嘉猷勿以道远而或略朕虚己以俟焉赐晟钞二万贯彩币表里各十

○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翰林侍读王进等佐之

上亲举印绶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

○庚寅命都指挥使张杰等任外职

上谕之曰尔等事

皇考多历艰难朕初嗣位岂不欲尔旦夕在左右然念尔皆老成人涉历多而智识明今用补外职非徒使享富贵汝有材能亦得展布以助益国家盖今最要者爱养士卒严固守备而正己以表下各往勉之

○四月戊辰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总兵官杨武侯薛禄等处专理军机文书赐敕谕之曰朕命将御边其军务之殷重在严谨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尔等重厚达于文理特命往各总兵官处凡其军中机密文书从总兵官同尔整理必谨严慎密不可泄漏其总兵官调度军马发号施令等事尔一切不得干预总兵官宜以礼待尔尔亦宜循守礼法不可轻慢庶几协和相济以成国事钦哉

求言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上谓翰林儒臣曰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来朝野物议何如凡军民中利有当兴害有当革者卿等悉为朕言当审其可否即行之庶几少纾人困

庚寅

上谕鸿胪寺卿杨善等曰朕初即位凡吏治贤否民情休戚皆欲闻之而四方远者无由尽达自今方岳大臣来朝即皆引见朕亲问之庶几以悉下情

○戊戌赐少傅兼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银图书各一其文曰绳愆糾缪仍谕之曰卿等皆国家旧臣祇事

先帝二十余年又事朕于春宫练达老成今朕嗣位军国之务重须协心赞辅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之言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毋惮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

祖宗付托之重义等顿首受命

○十一月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群臣进言者寡敕谕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统君临亿兆顾天下之广庶务之繁岂一人所克独理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矧属亮阴之际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诏中外旁求直言此实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视法今有民困于下而不得闻毙胶于习而不知革为国以得贤为重事君以进贤为忠今居官者或贪杂处贤否无别其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伍不实纪律不肃其何以严防御仕者之禄不足而冗食之员甚众法吏所尚乎恕而罪人或困于深文推之百司之务夫岂皆适于中近者如斯何以法远岂非宪纪不振言路犹壅夫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猷辅朕不逮庶副倚重贤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兴宛平二县官谕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罢不急之务以纾民力尔为京县亲民官正宜加意抚绥使民先受其惠比闻在京百姓犹有困于徭役者此皆尔等不职之故昨敕群臣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尔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与尔约三日凡民间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来闻朕为尔处置若复坐视不理必罪不贷因顾侍臣叹曰朕忧悯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犹上下不通如此况数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无逸也

○丁亥

上御西角门阅京官诰词顾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

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朕见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恶闻直言左右之人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或贤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见听亦退而绝口以图自全君臣之间各谓永享富贵然未久皆至祸败朕与卿等当深以为戒君臣一体始终同心庶几可以以共图利安遂取五人诰词御笔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

陛下圣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悦

○十二月辛亥

上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钞法不通两日与卿等商略未决朕思之稼穡问农丝枲问妇此事须询之闾阎市井间庶尽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军民中凡有所见许诣阙自陈或赴通政司投进言当者从之否者不罪

○甲子湖广等布政司左参政黄泽等来朝各上章言事

上谕之曰朕所以求言者盖欲闻民情休戚吏治贤否比来言者多举末节细务而于民情吏治鲜及之盖文具塞责而已甚非朕意尔等方面大臣当有体国忧民之心宜为朕举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称尔之职遂命礼部会议泽等所言以闻

褒直言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平江伯陈瑄上言七事

上览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当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能用心如此亦难遂降敕奖谕之敕曰朕嗣承大统君国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陈数事皆今切务览之再三良契于怀已敕所司施行惟卿忠爱之诚嘉念不忘特兹奖谕想宜知悉敕下左右或言瑄亦常谈无足烦宠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难得且今皆惧言出得罪所当奖掖以导之古人尚买死骨吾此举岂不远过之哉

○十一月丙申翰林院学士杨密< 毘 毓-金 >言事

上嘉纳之御劄奖谕曰览卿所奏为国家之计诚合朕心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恳特用酬报今赐卿彩币一双宝钞一千贯卿其领之

○己亥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纳之御劄奖谕曰览卿所奏导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为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诚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虑卿等以朕尊居宸极畏有谴责不肯进言今览所奏朕甚欣喜足□□尉于衷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赉卿白米十石彩币二表里宝钞二千贯实章眷待非应故事卿其领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谕曰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益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如昨日朝会从吕震所请今悔何及赖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当但直言之毋以不从为虑各赐钞一千贯文币一表里

改过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

上御右顺门谕杨士奇曰近日觉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发落事有过处朝

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间已进文字来甚愜朕心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

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朕恒存此心间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尝不悔士奇对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之知之不难于改此卿所知也

○洪熙元年正月己丑命给朝覲官孳牧马初兵部尚书李庆以畿内之民困于牧养官马乃建白请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府州县文武衙门每官一员给马一匹就令牧养其孳生准民间例无者追陪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卫所府州县正官给儿马佐贰首领官给骡马俱从太仆寺及都司布政司提督考较用宽畿内之民

上命与群臣议庆覆奏群臣议皆合遂下令中外凡官员至京者于兵部给马时朝覲官在京已给过半有近臣力为

上言事体不便者

上大悟时陕西按察使陈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仆寺提督牧马是风宪受制遂敕兵部曰初群臣所议本欲便行民今审思之诚有未当盖国家以禄待士使牧民也今以马责其孳牧非惟失礼臣之体将有亏折贻害无已遂使廉者难保其操行贪者得假此扰民况以下诏宽恤民间牧马令二岁纳一驹岂复于官犹责孳牧纵使各府州县大小官一皆牧马总约不及数千其于朝廷补益几何今朝覲官但已领马者就依洪武中钦给官马例给之不问孳息未领者悉止勿给

○三月丁丑

上以灾异屡见而进言者鲜敕谕文武群臣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因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谦就职但免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盖少岂以为无事可言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摅其嘉谋嘉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毙有未革及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义弋谦朝参如故明治体

上初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晋周三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中外臣民奏疏

上独取其切于兵民疾苦及关

宗社大计者白之

太祖览之称善其间有一语一字之谬者悉置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尔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失不足以渎

天听

太祖喜曰孙有君人之度哉

○永乐八年五月甲午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吏科给事中陶玮有罪下狱时玮启其乡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贾于外

上曰尔以是为忠耶朝廷置六科虽以考察奏牍防闲欺蔽亦欲闻政事之阙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岂无当言者皆未闻汝言而琐琐及此岂汝尝有私憾乎命刑召匠讯之刑部还言匠已役满将归暂贾以给路费其家居与玮邻素有私忿盖诬之遂下玮狱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己未锦衣卫指挥使王节等奏比来校尉上直屡失所悬铜牌铜牌所凭关防出入者请治之以惩

上曰昨日下午诏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谕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则民从不信则民贰国家使人用信为本故昨日降诏惓惓在信尔等各务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周王橚奏欲以河南都司衙门与汝南王家属居住遗书答曰

祖宗建置都司总制一方所系非轻不敢移易汝南王家属至可于三护卫衙门内择一宽阔者居之此为得宜

兴学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礼部引群县岁贡生奏送翰林院考试

上召大学士杨士奇等谕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岂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严考之本经四书义不在文词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难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严则无学者不复萌侥幸之望而有向进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

上谕礼部臣曰太学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备任用盖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县岁贡生率记诵陈言以图侥幸求其实学百无二三尔礼部宜敕有司督学官严训诲必通经成才方得充贡盖学者先立根本于乡学然后进充广于太学若在家乡全未有成而望有成于国学焉有此理

○十二月甲辰

上谕吏部臣曰师儒之职不可滥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范称之模范不正

其所造器何能得正比来国子生务实学者甚少大率于诸司历事苟延岁月以图出身固是学者志趣卑下亦由师范失职所致卿等每引选国子监官皆循资格升之不闻举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学之师皆得人自今慎重其选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仁宗昭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崇儒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辰赐衍圣公孔彦缙宅于京师彦缙数来朝皆馆于民上闻之顾近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赐宅

○十二月己巳礼部尚书吕震奏有

旨赐衍圣公孔彦缙一品金织衣衍圣公是二品如旨赐之过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国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后袭封承先师之祀服之何过且

先帝时五品儒臣有赐二品服者亦何过哉其赐之用称朕崇儒之意

正风化

○永乐八年三月己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启苏州府妖妇诬降邪神法当绞其子累乞代死据法不可从而坚请不已

上曰此亦子情所难可特以子之故曲宥其死然妖人不罪无以示惩杖而释之

○七月丁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礼部尚书吕震曰人情相爱则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国家之祥近谓京师愚民有厌子息多生辄弃之不育者伤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严禁止之再有犯者并两邻加罪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灵山卫指挥张忠过真定取民女子为妾已纳聘盖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费更许忠未行其先聘者诉于官事闻

上曰婚姻风化之原既有成言义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虏之陋以败风化此父母之过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归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十月戊午免远安王贵燮巴东王贵瑄为庶人敕曰送终人子大事尔兄弟父薨不奔丧五刑三千莫大不孝国之正法朕不敢私今悉削夺王爵降为庶人仍屯荆州于简王坟园居住其原受远安王巴东王册印即封识付使者归纳原随校尉悉令回京尔其深自循省改过易行以副朝廷优容之意盖二人永乐中尝诬告其父有不轨谋至是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正风化当自家族始遂降敕削夺云

○十二月甲辰吏部举奏兴州左屯卫经历李能诈丁忧事

上曰孝子事亲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犹以生事之不忍讫口处死其亲今亲在乃诈言死以诳朝廷不孝不忠孰大于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等曰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若加人宫刑乎朕亦恶之盖宫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须严切禁止顾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此事须已诏书行之

谕臣下

○永乐七年十二月壬子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都督谭青率官军赴北京陛辞

上谕之曰为将以号令严明部伍整肃近闻军士在外往往暴横扰民剽夺财物此皆为将不能约束之过夫兵以除暴卫民乃为暴厉民可乎其及约之毋自取罪责

○永乐十八年十月乙卯

上为皇太子过滁州登琅琊山指示学士杨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叹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盖

上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遣监察御史杨茨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谕之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体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扰害民不聊生故今遣尔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专为脂韦谄媚而政事不理殃及于民者有沉静笃实不善逢迎而为政简易民悦服之者有虐于用刑巧于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洁无私谨谨自守而政务不举者尔当明白具实以闻无惑于小人无屈于势要无私于亲故询之于众断之以公可也各赐钞二十锭为道里费又谕之曰御史朕之耳目当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弃廉耻违礼法朕亦不汝贷汝往勉之

○十二月丁未礼科给事中黄骥极陈西域贾胡入贡西人受害乞罢其贡

上嘉纳之以其奏示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陕西人有不悉耶为大臣当存国体恤民穷毋侵削本根骥所言其皆从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亥敕谕天下文武群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为德人君以安民为务设官分职简贤任能所以相成其功朕祇绍鸿图仰惟

祖宗创业守成之难夙夜惓惓体

天为治嗣位之初蠲逋负赦有罪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选任贤良共图维新之治期与天下安于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责亦尔文武群臣之责尚思勉之



咨尔文臣六卿掌国之庶务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竭忠殚虑以安黎庶铨选必择人赋税必有常礼教必修明兵政必振举刑罚必平恕营缮必樽节凡百政令必勤审度以存恤为心内外相承兴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劝课以厚其本兴学劝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礼让成风匹夫匹妇咸得其所斯为称职咨尔武臣都府掌国之军政都司控制一方卫所边圉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卫国家简阅训练必公必勤纪律部伍必严必肃器械必坚利城堡必脩缮粮芡储峙必足于用巡逻瞭望必谨以备使奸宄屏迹吾民安于无事其要以抚养军士为本恤其饥寒念其疾苦用之万全斯为称职至于风宪为朕耳目朝政阙典吏治得失军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贤与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无不举人咸乐生斯为称职夫君臣一体上下相须朕勉于修德尔尚励于忠贞弼成治化以跻斯民于雍熙泰和之盛不其伟欤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小人备任使不以浮费伤财力不以刑罚先教化不以贪黷劳士卒尔尚体予至意以称职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则庶事集惟廉则公道存乃若骄盈纵恣朋比用事贪暴掊克渔猎吾民或阿谀从舆徒务容悦庸庸保位无补于黜陟之明赏罚之公典章具在尔其钦哉

○三月辛卯命安平伯李安为参将往交趾与荣昌伯陈智同掌军务赐敕免之曰尔父明达道理持身谨行尽忠国家朕未尝忘尔亦能卓立继父之志出入军旅通练事机朕用嘉之今特付尔一方之寄其益敬慎尽心效谋< 懋心 >建功业庶几有光尔父而不负朕之委任钦哉

戒飭臣下

○永乐七年二月戊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召各城门郎戒谕之曰朝廷设城门郎专以关防守备毋受制于权豪不可纵奸人亦不可阻平民人宜尽尔职将别遣人巡视不能尽职有罚

○永乐八年二月癸丑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谓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曰五城兵马专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权势纵恶长奸将小人得志善良受害尔其戒励之使各脩厥职

○永乐十四年正月乙卯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吴均等言国朝之制京官有犯必奏闻然后逮问永新伯许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违越礼法宜正其罪

上曰成武人不达事体姑宥之已而召成谕曰古之贤臣不恃功而犯法惟能守法然后可长保富贵尔其慎之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辛未命定国公徐景昌富阳侯李茂芳受学于国子监初文武百官居

大行皇帝丧皆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为给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面谕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

皇考外孙

皇考宾天臣民如丧考妣尔两人乃安处私室顾情与礼何如此不学之过遂有是命

○九月乙亥命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梁铭镇守宁夏

上谕之曰宁夏西北重镇其军民艰窳已甚尔为守将务抚绥之且尔既有常禄宜惇廉洁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继当以告朕慎毋贪暴主事以困军民盖铭屡以贪贿致败故申饬之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敕大同参将都督僉事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谦曰朝廷谓尔等才智托以边事正宜同心协力绥抚士卒勤于操练昼夜以警备为心庶称委任今略不闻边备如何设施城池如何修葺军士如何操习粮储如何蓄积但闻各持私意搜罗过失互相讦奏若此所为何以称朝廷之付托朕念武安侯年老故命清为参将副之一应事务清当与武安侯计议停当乃行清安敢专擅行之李谦职掌都司应有军政须听武安侯发放是非可否自有公论谦安敢与之相抗自古贤将皆务协和以成国事尔等不此视效乃私相忿争果贤乎非贤乎宜深思前过改悔从善否则罚加尔身虽悔无及

○三月己卯敕宁夏参将保定伯梁铭曰尔昔所为屡犯宪纪囚辱顿挫艰苦备尝朕念守城旧劳宥尔之过加尔之爵谓必能惩创为善故授以边寄期尔御遏外侮靖安疆陲庶几朝廷无西顾之忧尔不思感恩图报乃包畜贪心诛求无已且古之为将者与士卒同甘苦暑不张盖军□□龟未成将不先食今尔不恤军士之艰不以防御为重恣情贪虐加以酒色日不事事假如虏寇猝然侵境何以为备自今宜深思前过改易所行洁己恤下尽忠务公庶几副朕之委任若复蹈前非国有明宪尔其省之盖时自宁夏至者言铭罪非一人故降敕切责之

○丁亥

上谕刑部尚书金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大理寺卿虞谦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輒论诽谤中外相率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輒饰造诬罔以诽谤为说一挂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况今所急尤在于通下情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顾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

振风纪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谓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曰御史朝廷耳目当清心正己以振宪纲比年贪黷之风甚矣自今有差遣者循洪武中例赐以衣钞若复贪黷罪之不恕

○洪熙元年五月辛未

上谕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识治体者可任新进小生遽受斯职未达政治之体而有可为之权遇事风生以喜怒为威福以好恶为是非甚者贪秽无藉贤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顺从舆之则相与为胶漆其于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为耳目也尔吏部自今须慎选擢以清风纪既又叹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虽间有不才亦当知畏惮今之不才者无畏惮矣尔其咨访可任都御史者以闻

重名爵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申嘉河卫指挥阿必察等遣女直头目咬纳等来朝且奏乞授咬纳等本卫指挥

上顾侍臣曰一来朝乞授指挥再朝当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赏之不许赐咬纳等钞币遣还

○丙辰忽石门卫指挥使沙笼加及头目亦失哈等来朝乞授亦失哈本卫指挥

上谕之曰今一来朝遽授指挥有

先帝时累累来朝今尚为千百户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职岂能自安但永坚忠诚不患无官职也遂赐沙笼加及亦失哈等钞币有差命礼部厚待之遣还因谓尚书吕震曰

祖宗官职当为

祖宗惜之震对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禄之费似亦可与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禄何为不轻授吾重官职以宠此徒而又自轻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众人亦不可也

抑幸进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亥中军都督府奏本府历事监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请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为士岂止习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诚能穷经博古达于脩己治人之道吏事何难比士习日下率逐末以图进取而昧于大经大法故用之往往厉民而辱国自今监生历事考称者仍命还监进学俾由科举进庶几士皆可用官得其人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以满日例应还监幸逢维新之治愿仍就科办事以图报效

上进二十人者谕之曰诸生不患无位但当图所以无忝于位者勿徒怀幸进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于人下也诸生宜立志国家教育尔等固将用之无自汲汲其归进学学有成朕不汝遗时六科给事中多言诸生萌侥幸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戊子长沙府民有自宫求为内侍者通政使司以闻

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

○十月癸卯兴州左屯卫军徐翊有子尝自宫入为内竖翊奏乞除军籍

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致自伤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耶出其子使代军役

退不肖

○永乐七年六月壬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方恢父丧不丁忧事觉

上曰御史朝廷纪纲之职彼既不孝何以纠正百僚令锦衣卫执送行在奏请罪之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庚申前工部右侍郎伏伯安先坐奸事罚筑城至是遇赦当复职

上曰淫秽之人不宜污朝行黜为荆门州知州

○辛酉贬掌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佾事牛谅戍交阯初

上命谅从武安侯郑亨镇守大同谅惮行且不乐属人即诡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为隶乎

上曰朝廷重边务命尔从总兵大臣庶几有赞画之益顾为逮是何等语朕初即位尔敢方命不恭如此将朝廷不复使人耶令公侯大臣推问之遂奏谅怀诈不忠无人臣礼法当诛

上不必诛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九月癸酉朔降山西按察使陈谔为海盐知县谔初为湖广按察使攬摭楚上细故

上素厌之后改山西坐事落职至是遇赦应复

上曰谔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降知县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讷为交阯升华府知府讷永乐中为礼部祠祭司郎中尝再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封禅

太宗皇帝不听后以方宾荐入太常未几亲丧丁忧至是来朝

上曰谀佞之人宜寘远外不可以玷朝行遂黜之

○十一月壬午降浙江按察副使赵纬为嘉兴县典史初纬为礼科给事中务掇拾人过失以希进擢至是来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怀蛇蝎之心岂可复置当道故有是命防微

○永乐七年十二月戊申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废事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颺归即来未尝擅离盖尝以事忤内使故挟私诬构

上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仍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内官马骑传

上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闻办金银珠香时骐被诏召还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白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角□羊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遂止

革弊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壬午

上谕工部臣曰古者土赋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比年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更不究物产之地一概下郡县徵之郡县逼迫小民鳩歛金弊诣京师博易输纳而□贩之徒乘时射利物价腾踊数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缘为奸计民所费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余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产之地计直市之若仍蹈故习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诛不宥

○十月庚戌

上谕鸿胪寺臣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弊莫甚焉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四月戊申命行在锦衣卫指挥使王节遣官于济宁仪真镇江等处巡捕寇盗

上曰往年所遣捕盗官多不得人厉民更甚于盗今须慎选若复踵前弊尔等与之同罪

地利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亥

上以京师人众而莞薪往往取给千数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尚书李庆奏曰盍惟听官府采用

上曰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虽虞衡之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实亦为民守非公家专有之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勿禁

○十一月庚辰

上以钞法久滞闻南京抽分场旧所积薪及龙江提举司所积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叹曰积聚本以资人今京师军民得薪甚难与其积久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谕工部臣其二处所积除足岁用外余并以鬻军民每百斤官价钞五贯悉收昏软旧钞庶便贫者

○十二月癸丑罢海子至西湖巡视官盖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经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余里官常遣人往来巡视禁民不得取鱼而并缘为奸者其傍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罢之谓尚书蹇义曰古者山泽之利皆与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虽府库之储不吝况山泽所产哉

### 武备

○永乐八年五月丁卯朔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兵部言羽林前等卫故军官之子贾福等三十一人俱以父功免比试照例优给袭职

上曰武官子弟不闲弓马一有缓急将焉用之命都督府依例比试不中者罚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卯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城池为民保障今天下无事日久城堕池堙所司玩愒不知脩治一有警急何以卫民宜下各都司令督各卫所委正官巡视城池有倾塞者于军士农种之暇并工脩理务令坚固若临边境则不俟农暇即日修治

○十一月乙亥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庆等奏请令直隶及近京都司官军更番于京师操备可之

上谕之曰古者务农讲武皆有定期故两不偏废今宜略仿此意无废屯种令毕农事而后来先农事而遣归庶皆不妨误

○洪熙元年正月丙子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李庆劾奏天下都司卫所守御指挥千百户职在治兵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脩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至废弛今因其来朝请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谕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国家之政莫重于兵备虽四方无事然不可一日忘备尔等职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诚难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尔罚其归勉图自新实部伍练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洁守己毋纵贪刻以害军士朕将遣人阅视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四月丙午

上以亲军诸卫军士多缺伍守卫皇城者不得更番或经月不一归家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李庆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时守卫军三日辄有赐钞庆言旧制无散卫军守卫者

上曰大臣执旧制固是朕念人久劳不得息且经月在公不得一见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难今使劳者得更番而助守卫者亦预被赏赍此姑一时权宜非为定制俟亲军补伍有人悉如旧庆曰守卫事严散卫军岂可尽信

上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庆

不能对遂以京卫军权助亲军守卫

备边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曰国家虽无事边境不可一日不备缘边诸卫常须核实部伍申饬号令庶几守备坚固寇至无虞比闻边将多玩弃法度军伍之间名存实亡须遣御史核视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钦天监言天象有警朕恒以边事为虑盖虏情谲诈或弱而见强或强而见弱或出或没或东或西不可测度为边将者须深思熟虑昼夜关防今自冬及春其声迹无闻不可遽谓安静无事万一兽奔豕突当思有以御之宜整搦军马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坚固各关隘用心守把各烟墩仔细瞭望顷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今农务将兴又不可妨误屯种敕辽东甘肃宁夏山海永平宣府开平总兵及备御镇守官亦如之

○二月壬寅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及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曰去冬以来虏寇动静无闻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预防今长安岭守关指挥奏达贼人马约五十余人直抵隰宁驿劫掠未审是何部落辽东武进伯朱荣亦奏兀良哈鞑鞑欲来卖马又哈密近遣人进疏黄从前不闻哈密产此物

先帝时亦不曾有进缘此数端皆湏计虑虏中既有硫黄则制造火器不患无人猝遇战斗亦须有备大同宣府一带空旷虏熟经之路宜整搦军马昼夜严切堤备古云有备无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敕宁夏甘肃辽东山海永平开平诸将一体严备

○三月庚寅敕镇守大同武安侯郑亨常年堤防虏寇皆以秋冬及春夏则恻虏贼谲诈或窥伺无备来袭不可不虑宜严督将士整搦军马坚固城池屯堡用心堤备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细瞭望守把不可怠忽敕各处总兵备御及镇守官亦如之

○乙未敕辽东总兵武进伯朱荣今钦天监奏天象应东夷有兵卿等须昼夜用心整搦军马严固守备不可须臾怠忽敕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等亦如之

○丙申敕口外总兵官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所奏山后延烧虽是野火然不可輒有懈怠之意盖虏寇谲诈况近日数有天象其占皆谓边警须昼夜用心关防哨了各关隘及守烟墩军士务要精壮毋以老弱有疾之人抵数误事边上一应事务宜竭心尽力以副委任

○四月甲辰敕诸边将钦天监奏天象应有暴兵宜十分用心整搦军马昼夜严谨堤备不可怠忽

谕边将

○洪熙元年夏四月庚子朔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广宁前屯卫刺梨山百户鲍麟私遣军士还家致为鞑贼所虏

上命巡按御史诣彼审实处麟军法降敕谕荣曰夫将者士< 衣十 >之表为将能廉公勤慎纪律正号令肃斯下人有所禀承无敢纵恣总兵又诸将之表能慎诸己谁敢不慎朕即位以来夙夜惓惓以边务为心屡敕总帅严督将士用心哨了堤备而将士略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总兵之人不体付托之重恬然自逸未尝一出巡视关隘壮士健卒拥卫左右饥寒穷苦无资之人则令备瞭望守关口上下相师成风军务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觉人被虏而不知其指挥千百户固难逃罪总兵之人亦复何颜卿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祖宗至公之典须相与共守自今宜加警省严号令明纪律远斥堠慎守备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阳武侯薛禄等率兵巡边杀获虏寇将士咸论功行赏蓟州虏寇入境劫掠人民其总兵官遂安伯陈英及都指挥陈景先等并停俸禄并谕卿知之

○敕责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及都指挥陈景先朕以尔等材智可用命镇守边陲防御虏寇保障民人又屡敕尔严督将士谨慎防备昼夜用心哨了不可怠忽今蓟州境内寇至而汝不觉边人被杀掳而汝不知御史交奏尔罪请付法司朕姑曲贷但敕停尔之禄夫朝廷至公之典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决无所私近阳武侯薛禄等杀获鞑贼有功将士咸加官赏辽东广宁前屯卫百户鲍麟私役军人致为贼所掳已论军法处死其总兵官朱荣亦遣敕切责所以未付尔于法者盖期尔革前过勉后效尔宜深省躬勤率下以副朝廷委托之重若复蹈前失国典具在朕不尔私遂赐敕遍戒边将

○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瓏奏送虏中归附人家小五十二口赴京又奏有妇女二十七口存留等候亲戚待后起送

上虑虏情多疑久或生变敕谕瓏曰所存留妇女不问有无亲戚在后即尽数差人送来尔名臣子孙为国重臣

先帝谓尔练习军政付以边寄朕承

先志付托尤专不意尔比来溺于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俛首受制于人大丈夫所为固若是乎宜痛自惩艾奋志卓立勉图后效庶副朕责望之重盖

上闻军中诸事瓏不能专悉听中官指使云

○甲子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请促遣高山等四卫官军诣大同屯守赐敕答曰去冬尔奏此事已敕该府兵部准行但以严寒姑待开春调遣卿等因循不及时催督延至于今方以为言今屯者种已入土若督使动移则所种尽弃况各卫相距大同亦远纵督之急行到彼亦及夏中农时既过何以措力徒使军士彼此失业审若可缓即姑缓之此盖卿等忽略之过然尔职务军旅此治文书者之忽略也今于文职内简有才识者一人遣来专理军机文书凡有文移与之计议可行即行有稽缓错缪则罪在彼非卿等之过若军机调遣则卿等专之彼不得预庶几各任其责

○乙丑敕各处总兵官军中机务贵在谨密而不稽滞比武安侯郑亨处稽缓一事



所误非小盖治文书者之失于检点已度卿等亦不免此失况闻诸将多用卒伍之人治文书未及施行已漏泄传播于事非宜今于文职内简重厚有才识者多遣一人来专理文书尔与之计议而行文书有漏泄稽误责在彼若军机调度一切之事彼无预焉

恤将士

上初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晋周三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皇城四门卫士

上还奏独后

太祖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

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辰风寒

上御西角门视朝罢顾谓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与卿等居重城中犹觉凜凜如此守边将士昼夜严警渐不可胜遂命书敕遣使以钞币赐缘边将士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边者厚矣既预给御寒之具复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军皆如□□炙纩彼徒施温言人犹感励况今受实恩敢昧报效但愿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视天下万物为一体况将士为国家躬勤劳瘁岂敢须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须卿等翼辅古人有言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朕与卿等各尽其道可也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敕平江伯陈瑄曰官军运粮远道劳勤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费而粮米耗折所司又责倍偿人情难堪洪武中有令许运粮官船内附载已物以资私用今后准此令官府无得阻当

赉功

○洪熙元年二月乙丑遣敕褒谕总兵官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等曰得奏知虜入边境卿等躬率将士奋驱追之擒捕斩馘虜遂大败狼狽奔溃可为能副委托之重使边将皆然何患不除何功不立朕甚嘉悦特遣太监杨瑛鸿胪寺卿杨善以酒千瓶羊百羊□空往劳官军至京论功行赏

○四月戊申蓟州山海等处镇守都指挥陈景先奏率领官军追袭虜寇寇毙于神銃遂溃走获其器甲及马百余匹并追回所虜人口

上命就以所获马给将士仍命户部复景先禄而遣使赉敕谕景先曰尔前以失机停俸今有功可赎已敕户部还所停俸其即取勘官军有功者并原失机今能用力追剿者分豁等第具姓名报来务合公道毋纵私高下朕将颁赏焉

厚勋戚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故中军都督府都督僉事徐膺绪子景珩来朝

上谕吏部臣曰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中山武宁王德最盛景珩兄弟皆其孙且

皇妣之侄父死时兄弟皆幼废学可择师就其家教之使知为人之道庶几不忝厥世又谕景珩等曰人之善道载于书尔读书则知之知之必行之由是为孝子为忠臣可以有光尔祖尔今虽年长古人多有晚学而成德者能百倍其功何患不成其勉之又顾翰林侍臣曰富贵家子弟习成骄傲虽有良师未必能降心受教尔等其程督之一月两加考试庶使知所勉励

○洪熙元年三月癸未命魏国公徐显宗从学国子监令太子少傅杨荣送之入监曰尔往谕司业此开国元勋之后欲其家与国家同久其子孙必能奉法循理务孝与忠乃克保之显宗孤子其加意教训使长成有立不失禄位庶称国家待功臣之道遂赐司业贝泰钞币

恤旧劳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丙戌命锦衣卫将军赵信等百二十八人俱为百户补外先日

上谕兵部尚书李庆等曰此辈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壮入侍白首不沾一命人情谓何可阅其历年久者明旦引来至是悉授百户与善地众皆感恩顿首

○丁亥命左春坊清纪郎张根司经局校书彭敏致事是时旧宫臣皆有升转独根敏年老赐敕及白金钞币命致事敕曰卿等事朕青宫久矣勤慎小心始终不懈又以笃实令侍诸子讲读朝夕启迪资益良多今朕嗣大位方将显用顾尔苍颜白发趋步惟艰不忍劳以职务特命致事还乡尔尚端志简欲以佚余龄勤善率人以惇里俗用副朕优待旧人之意钦哉根等陛辞

上语之曰尔身尚康健岁时一来见朕也皆感泣稽首

○十一月丙戌升太子宾客户部尚书郭资为太子太师命致仕

上谕侍臣曰资历仕四十余年

先帝举义之际从朕守城备极艰难事苟有利于国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图任旧人而资老病朕不欲更烦以政故优之是日赐资白金百两钞二万缗彩币二十表里命户部复其家复赐之资敕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四十年历官中外致位通显列于六卿遭遇如斯可为盛矣卿有质实之资刚直之气志之所鹜惟在国家有利于上毅然身任不畏强御虽怨聚于己而不暇顾虽害及于己而不知避可谓忠贞笃实之臣矣朕初嗣大统嘉与老成共图治理矧肇建储副兼资赞辅顾卿抱疾累岁步趋惟艰不忍强劳以事今特升为太子太师俾致仕归嗚呼念二十年之前与卿同处一城早暮相聚劳勤艰苦何可胜言今太平无事当相与共乐

于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于怀哉今命户部悉免卿户内赋役卿归休乡里强饮食慎医药优游自适以娱暮龄以副朕眷怀后命户部月给支资半俸终其身

○十二月庚戌故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达来朝时达甫十余岁

上召至前抚问之命左右赐食及衣顾侍臣曰忠事

先帝于兵戈艰难之际又辅朕于春宫笃厚诚谨良有裨益今朕即位而忠独早歿因慨叹久之遂命吏部授达翰林院检讨月食其禄俾归进学俟年长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许思温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赞礼郎俾进学翰林以待用思温初为北平按察副使从

上效守城之劳盖

上于旧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工部尚书敕曰兹为胡虏梗化累犯边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为

宗社子孙天下臣民长久之计不得已躬擐甲胄亲率六师往行天讨岂期丑虏畏威远遁班师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宾六军在外朕又远违膝下及其崩殂儿孙亦莫能知惟卿尽忠为国报

先皇帝恩德独为果断致有今日家国宁谧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实感不已卿当赉曩者哀悼怆惶之际报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赐卿白金五十两彩币表里各十宝钞二万贯白米二十石特升卿为工部尚书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书本色卿当领服以慰朕怀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敕开平备御都指挥使齐安曰昔我

皇考奉天靖难卿奋不顾身效忠行阵栉风沐雨破锐摧坚备尝勤劳以就功业继奉命镇守开平又能竭心殫力协赞戎机辑宁边圉多历岁年肆朕即位以来尤隆委任比闻卿年踰八十壮志虽存体力益衰而边务之殷耄勤不懈朕甚悯焉敕至可即还京优游闲逸以乐寿康用副朕优待老臣之意

○四月甲寅

上念旧劳赐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敕曰曩朕监国之时卿以先朝旧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时肇建两京政务方殷随事筹画适中惟难卿以善翊君以义殉国劳心焦思不恤身家载历艰虞未尝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统赞襄治理用济斯民喻朕于道不懈益恭二十余年夷险一节朕笃不忘兹以己意创制蹇忠贞印一枚赐卿用藏于家传之后世俾尔子孙知前人显荣于国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孙亦知卿弼予以艰体朕爱卿之心以保尔子孙庶几上下相安与国咸休书曰惟后非贤不义惟贤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难矣往绩惟懋永终是图钦哉敕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曰往者国家肇建两京政务方殷朕膺监国之

命卿以翰林亲臣兼职春坊留侍左右赞助庶务敷答章奏筹画之际适中惟难朕恒以为虑尚赖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狗国忘身屡历艰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猷入告于内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无二简在朕心兹以己意创制杨贞一印一枚赐卿用藏于家传之后世惟卿子孙由是知卿克致显荣不易惟艰思保守之惟子孙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尔子孙与国咸休永世无斁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又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誉钦哉

礼群臣

○永乐七年十一月壬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命医往视刑部侍郎张本疾初

上以运军需诸物赴行在者河小水涩运舟丛集阻滞不进持遣本沿河督视本躬勤蚤暮为方略立程度行舟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

上曰本贞能视国事如家事为臣尽心如本难得命太医院遣医驰往视之仍赐本钞五百贯及貂帽貂裘

○永乐八年四月庚戌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广西总兵官都督同知韩观以疾闻

上曰观在广西久亦克尽心蛮夷畏服命太医院遣医往视仍遣行人牛肆问疾赐观钞二千贯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上谕吏部尚书蹇义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体其情而及其父母故后世有推恩封赠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赠祖考文臣得者甚少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职掌盖褒善劝功励人心于忠孝者在此其举行之但毋越成宪滥及匪人耳

○十一月壬辰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遇节皇亲例赐钞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与可否机务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远小臣皆给节钞五贯殆非朕礼大臣之道汝识之继今遇节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书赐钞一千贯侍郎五百贯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还乡展省其得诰敕者足为家乡之荣然到家有养祭宾客之费往还有道里之费计其在官俸禄给日用外有余费者鲜矣自今归者皆赐钞公侯伯一品二品赐钞五千贯三品四千贯四品三千贯五品二千贯六品七品一千贯八品以下皆五百贯著为令

○二月戊午升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为太子宾客仍兼祭酒命致事赐敕谕曰卿以文学事我

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继辅朕春宫未几升掌监学

先皇帝之宠儒者与儒者之遇

圣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学不数岁复召入翰林职史事效劳兹多朕嗣位以来笃念旧人而卿以疾不见者数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讲读乃闻卿疾日增弗任厥劳朕用悯然特进卿为太子宾客仍兼祭酒致事还乡已敕户部免卿子孙杂泛差役待卿终身卿其端志坦怀以率乡里优游桑梓以乐余年用副朕始终礼待之意钦哉

褒赠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上谕礼部尚书吕震曰往年刘俊从征交阯陷于贼不屈而死礼官不言妇人尽节于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躯为国何可不加褒恤其赠俊为太子少傅令翰林口谥遣人祭之翰林奏谥俊节愍

上叹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报国不能成功则惟守义若身为大臣惟阿顺取容为保禄固位之计国亦何赖

○甲戌初

上命礼部尚书吕震谕旨翰林定金忠等谥贺银预焉大学士杨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数人皆在

先朝尽心国事有德行重厚表里一致者有洵历艰难始终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几礼贤厚忠之道但朕意未尝及银盖银之劳可赠官而行不应美谥如加银恶谥又过不若无谥人不得议古人制谥正为定论美恶以示至公卿等宜尽心

明刑

○永乐七年六月甲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右给事中耿通等劾启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及监察御史袁纲覃珩朋比蒙蔽诬构善良陷之死地纲珩已下狱瑛为长官不宜独宥请并治之初瑛言兵部武库主事李贞受皂隶叶转等四人银各四两请下贞狱

上曰贫贱乃为皂隶亦有银致赂耶无罪者勿枉其审实行之数日贞妻击登闻鼓陈诉御史遣狱吏至蒙传夫之言索首饰银纳赃而索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洁且家陕西素贫而今始仕未尝有余赀制银首饰也乞为辨理

上曰此冤狱也吾初固已不信必出法司锻炼命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会六部大臣于詹事府审之义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贞等不至至者惟皂隶叶转已榜掠不胜询贞等不至之故转曰贞及皂隶三人皆笞死三日矣问贞未死时承伏受银否曰惟不承伏故备极楚毒以死曰尔以何罪曰御史诬转等以银赂贞得早遣就役转四人皆贫民何自有银赂贞如有银当赂县吏不遣为隶京师矣问事之所起转言在狱时闻贞云袁覃两御史尝俱至兵部索皂隶贞猝未有应之御史适见遣转等四人就役遂诈为风闻以兴此狱彼三人者已衔冤同贞死转虽不死去死一间耳言已悲恸号冤义等

以闻

上召纲珩面诘之皆承伏于是通等拜劾瑛罪

上曰瑛大臣盖为下所欺不能觉察耳姑置之纲珩敢纵私杀人其械系之并具其罪状诣行在奏请诛之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庚申

上为皇太子户部言广东雷州府九月飓风暴雨遂溪海康二县坏庐舍千六百余间田禾八百三十八顷民溺死千六百余人府县匿不以闻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闻是岂有人心令御史按视鞫治

○永乐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刑科给事中李能劾启河南布政司左参议王徵巡视民瘼所至恣贪酷杖杀新郑等县吏民数人请治其罪

上曰巡视民瘼求以恤人乃纵私杀人罪奚可容命都察院追鞫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申通政使司引兴化县民奏知县李逊苛刻苦民且有子贪黷不可堪录其赃有金银数百两锦绮数百疋他物称是皆赦后所犯并执以闻

上命付都察院鞫之谕都御史刘观曰朝廷择守令使养民乃厉民如此父为之不足又纵其子民何以堪且赦后不改是终不改矣必论之如律又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法者恃有罚工作之令故有财者悉得幸免自今凡有罪者死生轻重一断如律庶几有所惩劝

○十二月丁未镇守辽东武进伯朱荣奏千户刘彪等七人当备御辽东或逗遛不发或中路逃归命逮至

上谕彪等曰国家平时养将士正望宣力效劳臣之事君当朝受命夕就道今受命备御边境非有赴汤蹈火之难乃怯避不行使将士皆如此国家不复使人耶命都察院锦衣卫官曰有罪不诛无以示惩即械送辽东令荣集诸军斩以徇其中有诉尝从征被伤未愈及病未能行者

上命刑部讯之且谕之曰有罪不可不诛无罪不可滥诛必得其实耳

○洪熙元年五月壬申湖广溆浦县民告里人谋反命监察御史陈绍夔往按无状还奏

上曰反叛极恶是欲枉人于族命诛告者

恤刑

○永乐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上为皇太子监国谓刑部都察院臣曰军民词讼自下而上陈告已有定律今顽民动辄赴京赴诉及逮问十率五六不实虽平民终无罪然道路往还数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后所告非重事悉发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理问无干涉者就遣宁家有罪者送赴京

○十月丁巳大理寺奏决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爱人为德卿等理刑宜赞辅德政罔俾无辜含冤地下伤国家之和气昔法吏有于死狱求生道者天有显报不在其身在其后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门会审特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未尝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罗织煅炼

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为酷吏而无愧自今凡审决重囚卿三人往同审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遂命三法司今后审决重囚必会三学士同审

○十二月庚戌刑部尚书金纯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等奏刑名毕

上谕之曰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持法明信则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轻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恶卿等其以为戒卿等皆国大臣非独自己当存矜狱之心如朕一时过于疾恶处法失中卿等更须执正毋以乖迕为虑朕不难于从善也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敕三法司曰人命至重卿等宜体上帝好生之德明慎用刑不可轻忽务得实情毋深文罗织以逞功能大理职当详审不可偏徇及畏惮势要迁合附会以致枉滥书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其敬慎之

○己丑诏天下曰朕恭承大统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受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狱惓惓在怀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顾执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饰其情传致死罪而比附谬妄尤甚枉人朕深悯之夫五刑之条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异处斯已极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传会昧情失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藉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纵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人之为非固有父子不相为谋者肆虞舜为君罚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深刻鍛炼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切勿治尔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爱人务从宽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违者必罚不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宥过

○永乐八年二月甲辰

上为皇太子监国南京广德州知州杨翰以公事稽程被逮州民耆老二百余人诣阙言翰善于抚字百姓赖之乞贷罪还职

上曰有耆老二百余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缓公事小过可恕也遂遣行人赍书就道谕之复职仍赐钞三百贯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遣使赍敕谕元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宾

天朕已钦奉

天命继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万国之人罪无大小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能敬顺

天道许令改过自新仍前朝贡听往来自在生理

上因谕侍臣曰彼有过而不宥之既无所容必为边患吾不吝屈以安百姓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敕谕千户杨木答兀等曰尔等归顺朝廷久效劳勩前因都指挥王雄非理虐害遂生疑惧挈家逃逸我

皇考太宗皇帝体

上天好生之心遣指挥金声赍敕往谕宽宥前过尔等亦能悔过伏罪即差人陈悃谢恩今朕继承大位主宰天下一民失所时予之责故凡有罪者咸赦宥之今安生乐业独尔等尚栖栖在外未抵宁居朕甚悯之盖尔等前过迫于一时所不得已朕已洞烛尔心今再遣金声赍敕往谕其体朕意即同金声来朝复尔等官职仍回本土安其生业永享太平勿复怀疑以失事机

怀远人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谕少傅兼吏部尚书蹇义曰朕嗣位以来文武大臣皆有进职此人在列不无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义对曰漠北归附之人居京师者甚众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虽赐赉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优待此怀远之道

上曰然其他职名渠所不谙虏人所谙者惟三师为重可与太子太保但不令预职事尔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赍敕往琉球国命故中山王思绍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敕曰昔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统御万方恩施均一远迩归仁尔父聪明贤达茂笃忠诚敬

天事大益久弗懈我

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纘承大统念尔父没已久尔其嫡子宜俾承续特命尔嗣琉球国中山王尔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务善以福国人斯爵禄之荣延于无穷尚其祇承无怠无忽仍赐尚巴志冠带袭衣文绮



○三月壬辰敕镇守河州都指挥刘昭及河州必里洮州西宁罕东凉州诸卫比岁边人勤劳艰苦朕夙夜在念图存恤之其洪熙二年各番簇该纳差发马俱且停止俟洪熙六年如旧徵收尔等其加意抚绥毋或扰害以副朕忧悯边人之心钦哉

洪熙二卷终